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

332/19/03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統一書号: 10019·1262

定 价: 0.5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

亦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欲知
詳情
請
PDG

Antônio de Castro Alves

POESIAS

根据圣保罗国家出版社(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São Paulo) 1955年出版的《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歌全集》(Castro Alves: Poesias Completas)选译。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262 字数86,000 开本850×1168公厘 $\frac{1}{32}$ 印张4 $\frac{3}{8}$ 插页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5)0.50元

前 言

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是巴西十九世纪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一个世纪以来，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名字，一直响亮地为巴西一切热爱自由民主的进步和正义的人们所传诵；他的诗歌，也一直被巴西进步的文学工作者和革命群众尊崇为宝贵的文学遗产。人们一提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名字，就会想到“自由”、“真理”、“正义”、“爱情”和诗歌。巴西统治阶级的出版物，虽然长时期地绝口不提这位诗人，企图使他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但是，他们这样做，事实上却并没有使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声誉受到任何影响；到现在，他的名字不但在巴西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进步文学中也得到了应有的地位。统治阶级的文人学士，今天还慑于这位诗人的火一般的革命气概，但在口头上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磅礴的诗歌才华。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是一个仅仅活了二十四岁的青年诗人，在巴西却留下了这样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的诗歌才华不过是一方面；而主要的却是由于他生在巴西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期，能够坚决地站在进步的力量一边，勇敢地向黑暗势力挑战，把自己的才能完全献给了这个斗争。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是1847年在巴西当时的巴伊亚省

(Bahia) 瀑布县 (Cachoeira) 庫拉林約 (Curralinho) 附近的卡巴賽拉 (Cabaceira) 庄园出生的，1871年因病死在巴伊亚城。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巴西人民爭取独立民主的斗争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代。

1822年，淪为葡萄牙殖民地达二世紀之久的巴西，宣布独立，成为独立的巴西帝国。但是，这个名义上的独立，并没有使巴西人民得到任何利益；因为这个独立的巴西的皇帝，仍旧是葡萄牙王室的一个王子；代表最黑暗、最保守的反动势力的王族、贵族、大庄园主、奴隶主，仍旧奴役着人民。从十八世紀末开始的巴西人民的独立斗争成果，被統治阶级輕易地窃取了。而且为了这个名义上的独立，巴西人民还付出了新的代价，即在这帝政时期的六十七年(1822—1889年)中，英国帝国主义大大扩张了在巴西的經濟統治。因此，巴西人民爭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并没有結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废除奴隶制度、建立独立民主国家的阶段。

奴隶制度，是葡萄牙封建殖民主义在巴西的經濟基础。巴西是美洲新大陆奴隶制度开始最早的国家，也是废除最晚的国家。从十六世紀七十年代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就开始大批劫夺非洲的刚果、几内亚、莫三鼻給等地的黑人，运到巴西来做奴隶，在大庄园上或在金鋼鑽石矿上从事奴役劳动。巴西独立成为帝国后，这个制度没有任何改变，差不多整个十九世紀里都繼續存在，直到1888年才在名义上頒布了解放奴隶的法律。在这三百年左右期間，巴西的港口巴伊亚和里約热內卢，一直是奴隶买卖的中心市場。每年运到巴西的黑人平均約二万余人。到十九世紀中叶，全巴西的八百万人口之中，黑人就占三百多万。奴隶

販子們往往在非洲看見黑人就抓，把整個村落的人抓光，然後帶上腳鐐手銬，象趕牲口那樣趕進不見天日、臭氣熏人、擁擠不堪的船艙，渡過茫茫的大西洋，運到巴西來當貨物出賣。許多黑人在途中就受不了種種非人的虐待而死去。途中倖存的，到了巴西也免不了在沉重不堪的勞役中和主人的鞭子下致死的命運。黑人奴隸們屢次掀起了英勇不屈的可歌可泣的反抗鬥爭，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一次鬥爭，是十七世紀中葉在伯爾南布科(Pernambuco) 地區爆發的帕爾馬里斯 (Palmares) 共和國的起義。幾萬個黑奴高舉起為自由而鬥爭的旗幟，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制度的國家，英勇地擊退了統治者的多次圍剿，堅持達六十七年之久(1630—1697年)。

卡斯特羅·阿爾維斯生活在十九世紀中葉，正是巴西民主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地蓬勃發展的時代。1824年，巴西北部爆發了以反對奴隸制度為目的的推翻帝制運動；1835—1844年在巴西西南部又爆發了貢薩爾維斯領導的共和國起義；1837年，在巴伊亞又爆發了醫生維伊拉領導的起義；1848—1849年，在整個巴西北部又爆發了共和黨人的起義；其中還有無數次的逃亡的黑人奴隸的起義。巴西社會的這個尖銳鬥爭的時代，在巴西文學上的反映，就是巴西革命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而革命浪漫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就是詩人卡斯特羅·阿爾維斯。

卡斯特羅·阿爾維斯在巴伊亞中學念書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他的特出的詩歌才華。後來，他在當時的伯爾南布科省的首府累西腓 (Recife) 法學院讀書時，就和同學托比亞斯·巴列托(Tobias Barreto)、馬西埃爾·平海羅(Maciél Pinheiro)等青年詩人舉起了巴西革命浪漫主義的新的詩歌的旗幟。他們自稱為

“山鷹派”，主張詩歌既應該象山鷹一樣展翅高飛，自由自在地翱翔于雲端，也應該腳踏地面，無情地揭露統治階級的種種黑暗和罪惡，鼓舞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熱情。他們一方面繼承並且發揚了巴西前一輩浪漫主義詩人貢莎迦 (Tomás Antônio de Gonzaga, 1774—1809年)、馬迦良伊斯 (Gonçalves de Magalhães, 1811—1882年) 以及貢薩爾維斯·狄亞斯 (Gonçalves Dias, 1823—1864年) 等人的詩歌傳統，另一方面也不排斥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特別是雨果的火熱的辯才。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成為詩人們反對巴西帝制、反對奴隸制度的口號。

從十七歲的時候起，卡斯特羅·阿爾維斯就投身到累西腓、巴伊亞、聖保羅等地的政治運動中；他參加各種集會、示威，為群眾朗誦自己的詩，或者當場發表口頭創作。例如他的著名的《人民當權》一詩，就是1864年在累西腓一次共和黨人集會上即席創作的。他用簡潔的、迅速的、熱情奔放的、富於感染力的詩句，猛烈地抨擊封建帝制和奴隸制度的罪惡。他對奴隸制度的毫不容忍的仇恨，使他得到了“奴隸的歌手”的稱號。他並不象當時有些庸俗的偽善的自以為進步的資產階級分子那樣，從惻隱的“仁愛”心腸出發，把黑人看作“無知的可憐的低等動物”而“賜予”一點憐憫，他是把黑人看作與自己一樣平等的弟兄；他對黑人的才智能力，尤其是他們的英勇鬥爭精神給以極高的評價；他認為黑奴的解放不應當是一種賞賜，而應當是他們天賦的權利。年輕的詩人卡斯特羅·阿爾維斯不僅以詩歌作為武器為他的這些政治主張而鬥爭，他並且參加創立了一些反對奴隸制度的團體，掩護逃亡的黑奴，照顧他們的生活。他的反對奴隸制度的詩歌在他死後收集成為一本詩集，名叫《奴隸集》，其中有許多首成了全

巴西人人传诵的诗，如《海上的悲剧》、《向帕尔马里斯致敬》、《非洲的呼声》等，都象一支锋利的剑，直接刺中了巴西封建帝国统治阶级的神经。

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对事物的感受能力象好奇的孩子一样敏锐，但他的分析综合能力却又象饱经斗争的战士一样的成熟。他在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中，展开远大的目光，憧憬着人类的未来。他在他的《先知》一诗中，以绚丽多采的浪漫主义想象，描述了人类的友爱、愉快的劳动和幸福的生活。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的体现。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在他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不仅是一个革命的民主诗人，也是一个爱国的抒情诗人。巴西的那种粗犷的色彩艳丽的大自然风景，也是诗人的灵感泉源。他描写祖国的大自然，也象他描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加以描绘。他并不虚伪地美化巴西的大自然，但是巴西的大自然在他的诗中却显得更加优美，更加艳丽。著名的葡萄牙现实主义作家凯依罗斯(Eça de Queiroz, 1845—1900年)，有一次读了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一首诗后，赞叹地说：“热带的诗意全都在这两句里面了！”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抒情诗也同样洋溢着热烈的感情，特别是描写爱情的诗；这在一个年轻而又有才华的诗人是不是为奇的，它们正是反映了诗人的、也就是诗人所代表的巴西当时革命青年的豪放洒脱、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生命极为短促。1870年，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因为打猎伤了一条腿，不得不截肢而成为残废。以后不到一年，就是1871年7月6日，他因为长期肺病而逝世。他即

使在病榻上掙扎、与死亡搏斗、不得不和自己所珍爱的一切告别的时候，他还在写诗，还在以愉快乐观的心情歌颂自己的祖国和人类的未来。

在巴西，一直到現在，人們一提到卡斯特罗·阿尔維斯，总称他为“巴西最优秀的詩人”、“共和詩人”或是“奴隶的歌手”；人們說，在他的詩句中可以听到祖国的心脏的跳动。这正是因为卡斯特罗·阿尔維斯在上一个世紀为爭取独立民主的斗争所发出的号召，深深地激动着这一个世紀的巴西人民的心弦的緣故。在巴西，今天虽然不再有皇帝，不再有奴隶，但却換上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軍閥統治的枷鎖。卡斯特罗·阿尔維斯所追求的彻底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今天已經成为在日益强大的巴西工人階級政党領導下的全体巴西人民的斗争目标。

譯者

目 次

前言.....	1
《浮沫集》选译.....	1
希伯来女郎.....	3
救济穷人就是献给上帝.....	6
幽灵与歌曲.....	10
爱情的船夫.....	14
在山毛榉的阴影下.....	17
彼得罗·伊沃.....	22
晚安.....	35
给一个外国女郎.....	38
七月二日颂歌.....	42
客人.....	45
《奴隶集》选译.....	49
世纪.....	51
私语.....	59
黑人匪徒.....	65

先知.....	70
海上的悲剧.....	76
露茜亚.....	89
非洲的呼声.....	94
向帕尔馬里斯致敬.....	101
再見,我的詩歌!.....	104
散詩选譯.....	115
我們爱吧!	117
人民当权.....	122
一个保守分子的話.....	127

《浮沫集》选译



希伯来女郎

Flos campi et lilium con
vallium.①

——圣歌的圣歌

一个遍布暗礁的海洋上的希望之鸽！
东方河谷上灿烂盛开的百合鲜花！
给漫游的牧人引路的薄暮的星星！
一枝发出阵阵芳香的桃金娘！……

你啊，美丽的以色列姑娘……
你啊，美人，迷人的希伯来女郎……
不幸的犹太国的一朵苍白的玫瑰花，
但上天并没有给你身上惠滴甘露！

含羞的黄昏在蓝色海波上映出忧伤的容颜，
这时候你为什么脸上也苍白起来？
是不是你在怀念着那些无边的田野，
怀念着约但河上倚斜的橄榄树？

① 拉丁文：田野里的花和山谷里的百合。

夕阳西下的时候,你是否在梦想着
广阔的东方的那片神圣的土地?
还有茫茫大沙漠上的骆驼队?
还有在棕榈树下乘凉的朝圣香客?!……

是的,我恨不得象雅各一样,
在拉结^①呻吟过的泉水旁边,
在一片如茵芳草织成的地毯上,
替你当奴隶放牧幸福的牛羊……

然后再偷偷从柳树丛里瞧着你,
瞧着你,巴比伦河上的鲜花啊,
你象苏撒拿^②那样在寒气中颤抖,
在润滑的河水中兰香四溢地洗浴。

来吧!……我愿同你一起跑到荒蕪的沙漠,
逃开扫罗怒气冲冲要下的毒手,
我愿做大卫^③,——只要你是米甲^④,
我愿弹起先知的竖琴唱出歌声……

① 拉结(Raquel):《圣经》中雅各的妻子。

② 苏撒拿(Susana):犹太传说中的美女,入浴时被两个老人偷窥,老人反诬她淫乱,告到先知但以理那里,结果她的贞节得到证实,老人被处死。

③ 大卫(David):《圣经》中的以色列王;扫罗(Saul)曾把女儿米甲嫁给他,但又妒忌他,想杀害他,后来米甲私放了大卫。

④ 米甲(Micol):扫罗的女儿,嫁给大卫为妻。

你沒看見嗎？……泪水从我的心胸滴出，
好象来自荒野的汲淪^①的泉流！……
象那个朝不保夕的长者^②一样，
我曾努力战斗，但终于战败了。

我是一朵斜靠着岸边的荷花，
你来做灿烂明亮的东方甘露吧！
唉！給迷途的旅客指点道路吧，
給漫游的牧人引路的薄暮的星星！……

1866年，巴伊亚。

① 汲淪河(Cedron):《聖經》中的河名,經耶路撒冷,流入盐海。

② 指大卫。

救济穷人就是献给上帝^{*}

我把我自己区区一点可怜的诗歌，
献给了英雄们，献给了不幸的伟人，
我是瞎眼的，但我要求的只是亮光……
我是渺小的，但我注视的只是安第斯山……
我在这个时刻歌唱，就象很久很久以前，
遥远的古代的诗人一样，
歌唱英雄们的捐躯，他们安眠着
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两件伟大的东西在这个时刻交织在一起！
两件无价之宝在今天互相紧紧地拥抱！……
一件是一本戴上了明亮的月桂冠的书籍……

-
- 这首诗的主题是呼吁救济 1865 年巴拉圭战争中巴西阵亡者的家属。这次战争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为了掠夺的目的而向巴拉圭发动的。战争爆发时，作者只有十八岁。他激于一时的狭隘爱国热情，曾报名志愿上前线，并在剧院中为上前线的人们朗诵诗。但他很快就理解到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两年后，即 1867 年，他在一次救济战争受难者的集会上朗诵了这首诗，在诗中为死者的孤儿请命，谴责了战争，谴责了政府对遗属弃之不顧的态度。不过，诗人也似乎过分赞扬了死者的英勇，这说明了他并未充分认识到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

另一件是一把編上了月桂花的軍刀。
這本書不耻于同軍刀肩并肩……
軍刀也不耻于同書本称兄道弟……
因为軍刀象树干一样分出了桂枝，
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你的英雄們真伟大，祖国啊，
——多产的母亲，你从不生养奴隶，——
你在炮火的轟隆声中含泪向兒女們說：
“去吧，士兵們，要成为勇士回到我这里来！”
象坚貞不拔的披头散发的莫埃瑪^①一样，
你的后裔就是这样投入了战斗，
在榮耀的大海中乘风破浪，然后长眠
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他們是新的埃勒斯蓬托的雷安得罗^②，
他們跌倒，是跌倒在历史的地上……
他們摔交，是摔交在永恒上面……
他們沒頂，是沒頂在光榮的海洋里……
今天，这些伟大的英雄們还留下什么？

① 莫埃瑪 (Moema)：南美殖民初期一个因追逐葡萄牙船只而淹死的印第安女人。

② 雷安得罗 (Leandro)：希腊神話中的一个青年，每天晚上游泳越过埃勒斯蓬托 (Helesponto) 海峡 (即今达达尼尔海峡) 去同情人幽会，有一夜因灯塔熄灭而淹死。

这边是他們那些向你們乞求面包的孩子……
那边是他們的骸骨，被月亮照得发白
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唉！衣不蔽体的小小的孩子，
多少次寻找过自己的父亲，
一面玩弄着那柄家传的軍刀，
一面坐在街头的大門口等候……
这只小鳥已經再也沒有面包，
可怜的母亲，用你的胸膛来温暖他吧！……
他的父亲象被雷閃打倒的松柏一样安眠
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但是，一到雄鷹們在南方已經倒下，
政府就馬上把雄鷹之子忘諸脑后……
做件大事、高貴的事、壯伟的事、神圣的事吧！……
拿出你們慈善的救济来，你們就会得到祝福！……
捐出救济金吧……这些錢会溢出
那美丽的孩子的小手上的指縫，
流出来……一直流到那些坟墓，
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这个世界上有两件神圣的东西：
兒童的笑容，和死者的安眠……
搖籃是在人生大海里擱淺了的輕舟，

坟墓是停泊在太空港口里的小艇……

你們曾对搖籃說：“前进吧！”

而同时，那些向永恒駛行的航海者，
象在海滩留下船錨一样留下了骸骨，
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从英雄的树干上长出的新的嫩芽，

今天互相結成了一个神圣的系結！

虽然他們是不同民族的兒子，

但英雄的孩子彼此就象双生兄弟！

是的！我仿佛觉得在这个神圣的时刻，

死去的人們正从黃泉的邸宅跳出来，

一陣高兴的喝采声音从大洋彼岸发出，

响彻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1867年10月31日，薩尔瓦多。

幽灵与歌曲

驕傲啊！把你的目光从天
上落到你自己身上吧；看看那
些最強有力者的名字如何在一
首歌曲中找到避難之所。

——拜倫

誰敲門呀？——“黑夜多么阴暗！”

誰敲門呀？——“狂风多么厉害！……”

你沒有听到嗎？暴风

象疯狗一样对着月亮狂吠。”

誰敲門呀？——“姓名有什么关系？

我叫做痛苦……給我開門吧！

我叫做寒冷……給我生爐子吧！

給我麵包吧……我叫做飢餓！

貧困就是我的名字！”

——叫化子！你走開吧！

“太太，我如果說出來，你答應

給我開門嗎？”——也許。

——“看吧……在我这个老人的白发上，
你可以看到月桂花环。
我这起了皱纹的额头上，
有皇帝冠冕所留下的
一道深深的印痕。
我现在是一个流亡的幽灵，
但我的拐棍曾经是一支权杖！
我的破衣曾是君主的王袍！”

——先生，我的家很穷……
请到一座高楼大厦去敲门吧！
——“我是从那边来的……幽灵国王
被逐出了自己的老家。
在宫里那些长长的楼梯上，
侍臣们和宫廷的贵妇们
正在昔日的欢乐中
尽情歌唱！……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谁也看不见
这个满头白发的国王！”

——幽灵啊！对已经倒下的大人物来说，
陵墓就是他们的宫殿！
——“别作声！我是从远处来的……
我的坟墓也已经消逝。
时代，这条在石制的书籍里

伸展着的痕迹，
无情地侵蚀着大理石。
时间是可怕的阿蒂拉^①，
它挥动自己那无形的巨掌，
把棺材和柱顶打得粉碎。

“无论这个幽灵是荷马或是梭伦^②，
如果它通过漫漫的黑夜，
走到神庙^③前面敲门，
那就让这个幽灵遭到不幸吧……
叛乱象渎圣的尼禄皇帝^④一样，
把自己凶狠残酷的手指
插进了坟墓的不健康的肚子里。
在战争的阵阵狂热当中，
连深渊也在继续加深，
死人也就再死一次！

“于是无家可归的幽灵
就形成无穷无尽的暗影，
挤成一堆向前进；
天空中无依无靠，地上也没有家庭……”

-
- ① 阿蒂拉(Atila)：古代匈奴国王，曾屡次侵入欧洲。
② 梭伦(Solon)：古希腊雅典立法官，希腊七大学者之一。
③ 神庙(Panteon)：古罗马城的一座供祭众神的古庙。
④ 尼禄(Nero)：古罗马皇帝，著名的暴君，曾火烧罗马城，观火取乐。

这些悲哀忧伤的魂灵，
象失去了窝巢的山鹰，
一面飞翔一面在空中呻吟，
并且使得黑色的风浪，
黑色的海洋上的风浪，
充满了空虚涕泣的声音！

“我曾敲过所有人家的大门，
但没有一个人家接待过我！”……
——请进吧！——一个银铃似的声音，
从屋子里面发出了回答。
请进吧！流亡的暗影，
请进吧。诗句是一座客寓，
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君王。
诗节是一件紫色的王袍，
诗是最后的宝座！
歌是最后的藏身之所！……

1869年12月13日，巴伊亚。

爱情的船夫

(船曲)

黑夫人

你的眼睛黑又黑，
象是没有月色的夜晚……
你的眼睛火热而深沉，
象是海上的乌云一片。

飘浮在爱情的大船上，
飘浮在人生的海面，
你的一双眼睛照耀在
爱情的船夫的额前。

你的歌声是索伦托^①的
宫殿中发出的卡瓦丁纳^②，
那边的海滩在吻着波浪，
波浪又不断地吻着风雨。

① 索伦托(Sorrento.): 意大利城市名, 在那不勒斯湾, 风景优美。

② 卡瓦丁纳(Cavatina): 意大利的一种短歌。

正象在意大利美好的夜色里，
打渔的人总爱听一首小歌一样，
爱情的船夫也在你的歌声中，
啜饮品尝着和谐悦耳的音响。

你的微笑象是黎明的曙光，
把天边照得通红似火，
——象是一朵灿烂盛开的玫瑰，
挺着天上红鸟的尖喙。

在生命的种种暴风雨之中，
在漫天怒吼的狂风里面，
黑夜已经消逝无踪，
黎明出现在爱情的船夫面前。

你的胸脯是一个海波，
在柔和的月光下发着金光，
它随着激情的喃喃细语，
赤裸着喘气，起伏升降。

如果能够沿着你纤长的颈项，
在思念中划桨、沉船、消失无形，
这对爱情的船夫来说，
将是多么甜蜜的事情！？

你的爱是黑暗中的一顆明星，
是靜寂中的一首歌曲，
是风平浪靜中的一陣和风，
是狂风中的一处藏身之隅。

所以，亲爱的，我爱你，
無論是在欢乐或是在痛苦中……
玫瑰！ 歌曲！ 黑影！ 星星！
爱情的船夫永不改变初衷！

1867年1月，累西腓。

在山毛櫸的阴影下

上帝在靜寂中說話比在暴
風雨中更响。

——密茨凱維支：《贈梅洛·莫萊斯》

Deus nobis haec otia fecit.①

——維吉爾

朋友！田野是詩人的老家，
人群安靜的時候上帝就說話，
說給鮮花盛開的原野听。
新郎……他等待着席終人散……
然後進入他那燈光幽暗的洞房，
那裏面充滿了愛情。

請同我一起微笑着冥想逍遙……
詩是一道亮光……靈魂是一只飛鳥……
它們需要的是空氣和黑暗。
燕子是靈魂，它需要的是一片田野，
詩是螢火蟲，它需要的是陰暗的黑夜，

① 拉丁文：神使我們有了這個閑暇。

为的是能飞翔……能发亮。

我的上帝！这些羊肠小径多么漂亮……

它那些甜美的奇景放出阵阵芳香，

风就在那边低声窃语！……

美丽的田野上的金色鲜花多么鲜艳！

……是一个满手星星的天使来自上天，

一到人间就把星星失去。

这里纯净的氤氲空气稀薄如烟霞……

这阵轻烟般的瀆神的咒骂，

没有从城市升到上天高处。

大地象一个怕冷颤抖的小甲虫，

蜷缩藏身在苍天的蓝色黑夜之中，

苍天象倒盖的花萼把它盖住！……

海洋在涨潮和落潮中用自己的波浪

带来闪着金光的蚌壳……又从岸上

带去卷在旋涡中的珊瑚，

心灵也把祷告代替蚌珠带给上帝，

然后又从那天国的海滩那里

带回真正的钻石——祝福！

灵魂处在旷野上更加舒畅……

不羁的、勇敢无畏的思想

在林原里奔跑，
就象一匹火焰般的駿馬在草原上
发出嘶鳴，并昂揚地向前冲撞，
迎着狂风，鬃毛飄揚。

来吧！我們一起到浓密的林子里去，
在那边的高悬着的峩特式拱門下，
狂风发出祈祷的声响。
巨大的树枝投下了巨大的暗影……
这是婆罗門的幻想之塔的尖頂，
不然就是古老的教堂。

我要陪你信步漫游荒野的地方，
面对着落日的斜輝凝神冥想，
思索雨果老人的一个念头，
——这位世界的老师！永恒的太阳！……
为了使人类成为一个星球那样，
上帝把他放在一个山沟。

在远方，在那小山头的山坡上，
紫色的蔓藤正在蜿蜒地登攀，
暗黑色的芒果树边……
它正象但丁的蒼白的弗兰契斯卡^①
在九泉下的詩节中却依然
显现出紅潤的微笑鮮艳的脸。

那群美丽的阿馬里利^② 林間女神，
象北方創造出来的威利斯^③ 童話中人，
在木排上往来搖蕩。

兽窟开口說話……鳥巢在发抖……
林間女神現身在綠叶蒼翠的树后……
牧神把他的笛子吹响！……

这是一个奇异的壮伟的幻想天地，
各种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在这里
能产生异教神話整整一套。

于是我就更能理解維吉尔的意图……
看到法烏諾^④ 們在他的田园詩中跳舞，
我就信服地說：“我看到了！”

当我只身进入那悲伤的树林里边，
象一个在峩特式尖頂拱門下面
寻找上帝的主教一样，

① 弗兰契斯卡(Francesca da Rimini)：但丁《神曲》《地獄》第五篇中的人物，是波連塔(Guido Vechio da Polenta)之女，嫁給利米尼(Rimini)的貴族馬拉鉄斯塔(Gianciotto Malatesta)。馬拉鉄斯塔其貌不揚，婚时以其弟保罗(Paolo)代替，弗兰契斯卡发觉受騙，后来果然与保罗私通，二人均被馬拉鉄斯塔杀死。

② 阿馬里利(Amarilis)：拉丁詩人維吉尔的《牧歌》中的牧女，通常用于詩中作为一般牧女的通称。

③ 威利斯(Willis)：德国童話人物。北方：指德国。

④ 法烏諾(Faunos)：羅馬神話中的畜牧神，半人半羊。

我就象那些远道前来朝圣的飞鸟，
在常春藤的爵杯里把朝露喝掉，
我喝的是爱情和信仰！……

在黄昏，那象血淋淋的雄鹰般的太阳，
满脸睡意地在西方收藏起自己的光芒，
正象蜜蜂躲在花朵里面……
还有那颗闪闪缩缩的星星脸容初启，
同茅屋中牧人入夜时升起的
点点炉火相依相恋。

月亮给海洋带来了明亮的良宵……
蜜蜂带来了蜜糖……啼鸣的斑雉
给人们的家带来歌声……
诗人也离开了黑暗荒僻的林间，
带来一些闪闪发亮的诗篇，
留给后代的千万亿人！……

来吧！我们会在丛林的树叶上，
看出全世界的问题，会透过黑暗或亮光，
看出诗歌的问题……
没看见吗？……蔚蓝色的巨大苍穹，
象一只大杯子把我们复盖在当中，
它正在喷射出无穷的诗意！……

1867年，波亚·维斯塔。

彼得罗·伊沃^{*}

他在这个蜕化的一代当中梦想着
光荣与自由!

.....

他是一只怒吼着的满身鲜血的狮子，

陶醉在胜利的号角声当中，

当他一出现的时候，

你们苍白的人们就后退。

——阿尔瓦雷斯·台·阿塞维多^①

1

风在呼呼响……黑色暴风雨的骏马，

在层层乌黑的山岭中飞骋奔放……

-
- 彼得罗·伊沃 (Pedro Ivo): 19 世纪时巴西军人，曾参加领导 1848 年的“海滩革命”；这是自由党人反对保守党人的斗争。自由党人的报馆地址在伯尔南布科的“海滩路”，因而他们的运动称为“海滩革命”。伊沃后来被捕，但又在里约热内卢越狱。经过诗人阿尔瓦雷斯·台·阿塞维多一首长诗对他的歌颂，使他在巴西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 ① 阿尔瓦雷斯·台·阿塞维多 (Alvares de Azevedo, 1832—1852 年): 著名的巴西诗人。

它嘶叫着——吼叫着……跳越过太空，
拨动反叛的四蹄踢起万道毫光。

这是一个可怖的黑夜……呼呼的巨风
在苍天的洞穴里和太空的航船上如雷吼鸣……
星星仓皇地逃出天空，
就象成群的苍鹭逃出翻卷的湖水。

大地也很可怕……光秃秃的树，
象一群静止站立着的幽灵，
他们木乃伊般的胳膊被风吹弯，
风听到这种陌生的呼声也颤抖不停。

无边的天地已睡醒……半开着嘴巴，
狂风暴雨用自己宽阔的肺呼吸。
远处的海洋摇荡着自己的肩背，
象又一个恩塞拉特被^①击倒在地。

这是一个可怖的黑夜……沿着崎岖的路，
孤独地走过一个阴暗的人影。
黑夜带在他的胸前，黑夜带在他的心头，
他爬到了山上，停住在山巅。

① 恩塞拉特(Encélado): 神话中泰坦族巨人, 曾企图上天, 被压在山下。

他的头发迎着呼呼吹着的风飞散，
看见他那茫然的、强悍的、不祥的目光，
你一定会说他是一座挨擦云朵的雕象，
崇高的山岭仿佛是雕象的底座一样。

风吹雨啸——但他一点也不理会！……
千雷万闪——但他一点也不注目！
他伸出右手指着远方的城市，
经过了很久之后才阴沉地把话说出！……

.....

2

睡吧，可诅咒的城市，
享受你那奴隶的睡梦吧！……
睡吧，白碧无瑕的贞女，
睡在苏丹王的软垫上吧！……
睡吧，格鲁吉亚的女郎^①，
黑色狂宴上的卖淫妇，
今天在不真的阳台上
就做一个琉克莉西亚·波尔吉亚^②吧！……

① 据说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格鲁吉亚人；这里是借喻。

② 琉克莉西亚·波尔吉亚(Lucrecia Borgia, 1480—1519年)；意大利贵族，斐拉拉公爵的妻子，有艳名。

睡么?!……不! 无耻的叫嚷声,
已经在那边不祥地升起……
在那空前绝后的狂宴上,
香槟酒和淫欲象水一样逆流……
你的面前已经系上了绞索……
你的手臂套上了黄金的枷锁,
一条由珍珠串成的绳索,
——就是花天酒地中的装饰!

城市疯了!……它甚至不知道,
它为了宴乐而点燃起的灯光,
恰是埋葬它的光辉的殓仪之火,
是伤心惨目的葬礼的蜡炬……
它那狂欢玩乐的呼叫,
恰是它临死时挣扎的喘气声,
回答这个喘气声的,
是撒旦^①无情的冷笑!……

你已经死了……天上的暴风雨
也弯身躬临你的葬礼。
天上的众星——死者的眼睛——
被黑夜的巨掌遮挡住。
看吧!……雷电的明灯,

① 撒旦 (Satanás),《圣经》中的魔鬼。

照出了幽灵伸出的手，
这只手用那白骨的手指，
揭开了下面熟睡着光荣的墓碑。

于是冰冷的墓石挺然站了起来，
英雄们跳起来呼喊道：
“是谁斗胆敢从我们身上
夺去我们永恒的安眠？”
幽灵就回答说：“是不幸！
现在当代的达官贵人，
正在用你们这族人的鲜血，
来向你们身上喷溅污泥！……”

逃走吧，神圣的魂灵们！
你们的头骨因羞耻而现出红晕，
赛过这些卑微贱民的这副
染得通红的脸容！……
逃出这该死的土地吧……
在无边的太空中掩住自己的脸吧！……
我呢，我在西方山岭的
嶙峋巍峩的花岗岩后面……

我也逃走……我在逃走！！……
不！这是凡夫俗子们的谎言！
每当一块乌云驾着狂风的翅膀，

騰然直上九重天的庭宇，
去向霞光閃閃的雷电，
再借一把鋒銳的宝剑，
在众星座的照耀下閃閃發亮，
这时候烏云决不是在逃走！……

象藏在洞穴里的猛虎，
在地上磨着自己的爪子，
也象易北河畔的拿破仑，
在石头上磨着自己的宝剑，
我也象一个汹涌的波浪，
暫且向后倒退一步，
以便势不可当地冲倒一切，
無論是岩石、国王、人群……！

3

“伯尔南布科^①！有一天我看見你
象庞然大物似地睡在月光底下，
你的双眼几乎完全閉着，
你的嘴巴好象还在說話……
号角还悬挂在你的胳膊上，
拳头握着的那寬闊的石質的剑，

① 伯尔南布科(Pernambuco)：巴西滨海城市，伯尔南布科省的首府，又名累西腓。

象是一块巨大的礁石，
屹立在海洋的胸膛上……

“我当时说：静下来吧，风啊！
闭住嘴吧，狂风暴雨！
在这个睡着的人的梦中，
革命正在浩浩荡荡地进行！
这个木然不动的目光，
正在注视着第八十九年^①；
读读荷马吧，听听约维^②吧……
听听罗伯斯庇尔^③和丹东^④吧！”

“米拉波^⑤的言语象阵阵海波，
冲进那个头盖骨之中……
伯尔南布科正在梦见，
雅各所曾见梦见过的天梯^⑥；

① 指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

② 约维(Pablo Jove, 1483—1552年)：拉丁历史家。

③ 罗伯斯庇尔(Maximilian Robespierre, 1758—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著名领袖之一，代表资产阶级激进派。

④ 丹东(Jorge Jacob Danton, ?—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著名人物，被罗伯斯庇尔指控为温和，于 1794 年被杀。

⑤ 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Mirabeau, 1749—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著名的演说家。

⑥ 雅各(Jacó)：传说中的犹太长老，曾以一盘豆子骗取其兄的长子继承权，为逃避兄之报复而逃至沙漠，梦见沙漠上出现一天梯，有天使上下，告知他说他的子孙将与地上的尘土一样多。

它憧憬着崇高的共和制度，
手里紧握着宝剑的柄，
同时在自己的心灵中喊叫：
维尔尼欧^①，我们是兄弟！

“于是我再向人民说一次：
——从你的睡梦中醒过来吧！
参孙^②啊——把大殿的柱子推倒！
普罗密修斯啊^③——把镣铐扭断！
僵硬的维苏威^④啊——不要停住，
把你那火焰般的毛发向天空散开，
用你那熔岩来把世界的海洋淹没，
把你那柄宝剑插到天上。

“共和国啊！……象一个
变成了山鹰的人在勇敢地飞翔！
象那仍然若隐若现的晨曦的一线光明，
亲吻着塔波尔山^⑤的前额！

-
- ① 维尔尼欧(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1753—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人物。
- ② 参孙(Sansão)：《圣经》中的犹太法官，以力大著称；他曾把殿堂的柱子推倒，使殿堂倒塌，与敌人同归于尽。
- ③ 普罗密修斯(Prometeu)：希腊神话中的神，因盗火给人类而被锁在山上。
- ④ 维苏威(Vesúvio)：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八公里处的著名火山，高1,223公尺。
- ⑤ 塔波尔山(Tabor)：《圣经》中基督变形的所在地。

上帝啊！正当巍峩的山岭，
在啜饮着这个天边的亮光的时候，
你为什么让这样多的芸芸众生，
在漆黑一团的幽谷中飘零？！

“我还记得……不久以前，还是
斗争！……恐怖！……混乱！……
在大炮的咽喉上，
死神在怒吼着飞翔！……
勇敢的人紧紧地排队！……
大地染成了一片血色！……
烽烟——战争的乌鸦——
张开双翼盖住了天地……”

“我来到了！……象一群疯狂的云，
碰到了那边的山岭，
碰响了，撞碎了，向后退却……
我就是这样看见在我的脚下，
千军万马在不光荣的战争中作战……
……他们是一层层的梯级，
叠成了光荣的金字塔……胜利就拾级而登，
因为有这一只手臂在支持着它。

“那是一场勇敢者的战役，
正象美洲豹的一场恶斗。

大地被鮮血染紅，
——天空也被烽火染紅！……
……啊！……是誰使我不能打勝仗？
——是偶然的機遇……它象一個大雪堆，
懸在永恒之主的手上，
一掉下來就把理想碰得粉碎！

“不要緊！自由這件東西，
就象多頭的水蛇，就象無敵的安泰^①。
如果他筋疲力盡地倒在地上，
他就會更加強壯地從地上站起來……
他那血漬斑斑的白骨，
是可怖的、喝血的寶劍……
從那迎風飛散的骨灰之中
又會再出現一個革拉古^②！……

.....

“睡吧，可詛咒的城市！
享受你那奴隸的睡夢吧！
但是在那心靈的殿堂里，
在那巨大的聖物藏地，

① 安泰(Anteu)：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他的母親是大地，每當他與敵人戰鬥筋疲力竭時，他只要碰一下大地，就會重新得到力量。

② 革拉古(Graco)：羅馬著名家族，兩兄弟均是護民官，反對貴族作威作福。

盞盞明灯的亮光正在高照。
也許有一天我会从大草原里起来，
把那些墓碑一一打破，
不讓它們再把你釘住在土地上。

“再見吧！我为了你而受詛咒，
我要去漫游荒地和泥淖。
你仍然死睡在暗影里，
沒有生命，沒有信仰，沒有亮光！……
但是一等到那覺醒了的人民，
把你从可怕的乱冢里抬起来，
他們就会自由地到来，伟大而勇敢，
用泪水来洗滌我的十字架！……”

4

躑躅的、暗黑的人影說了这番話，
好象是一个阴暗的失敗的雕象。
巨风在他的长袍的褶紋里怒吼，
好象一条狗在自己主人脚下狂吠乱闖。

他还孤独地站立了一会兒，
好象一个司风暴的神灵，
同太空中的雷鳴彼此傾心交談，
还同天上的众星彼此交換閃电……

然后他隐没在浓浓瀰漫的雾里，
雾中的黑夜是他灵魂的姊妹……
在远处……在远处……在广阔的天边，
回声来自那城市——深宫的奴婢！

去吧！……林原上的热门^①正在等着你。
自由正在那边成长……
那边不会有蛆虫追迫雄鹰，
也不会有奴才紧紧把你追赶！

去吧！……你那被千枪万弹打穿的上衣，
是一面举世无双的旗号。
——上帝用你的汗水做成了众星……
你拿着的是宝剑，不是暗杀的小刀。

去吧，你穿着的是绿林豪杰的服装，
而不是一套僕役家奴的号衣！
如果是你那忘恩负义的本国把你出卖，
那么世界和荣耀都可以做你的出生之地！……

.....

① 热门(as Termópilas): 希腊一个著名的峡口, 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反抗波斯人入侵时, 三百个斯巴达人曾在此冒险据守。

5

他走了……直到今天，在游蕩的时刻，
当松柏沙沙作响，巨风呼呼怒吼，
当黑夜的嘴唇在莽林里喁喁私語，
当美洲虎在大林原里漫步的时候。

如果有个赶牲口的人經過荒蕪的林地，
胆怯地走着，他就会觉得似乎听到，
那个高傲的幽灵在疯狂地奔跑，
嘴里发出一陣胜利的呼号。

誰也不認識他的坟墓，这又有什么要紧？
他沒有墓志銘，沒有坟床，也沒有十字架……
他的坟墓是广闊的宇宙的胸膛，
他的坟頂是太空中藍色的蚌壳和风沙！……

……但是据說有一天，大海把他的尸体
冲到他出生之地的海岸……
同时榮耀也把他的灵魂
冲到历史的岸边，冲到上天的沙滩！……

1865年5月，累西腓。

晚 安

你現在就要走了嗎？天亮還有一會兒呢。

那刺進你惊恐的耳膜中的，
不是云雀，是夜鶯的聲音；
它每天晚上在那邊石榴樹上歌唱。
相信我，愛人，那是夜鶯的歌聲。^①

——莎士比亞

晚安，馬利亞！我要走了，
月光把窗戶照得明明亮亮。
晚安，馬利亞！晚了……晚了……
不要這樣緊緊把我在你的胸懷摟抱。

晚安！……你也說：——晚安。
但是你不要在接吻之間這樣講……
也不要袒露胸脯時說出這句話，
——你的胸脯是我的激情所漫遊的愛的海洋。

①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三幕第五場。

天上的朱丽叶！听听……云雀
已經唱起了黎明的歌声。
你說我是扯謊么？……是扯謊……
……其实歌唱的是你的气息，美人啊！

如果黎明的星星把自己的亮光
傾泻在凱普萊脫^①的花园里面，
我就会忘却曦微的晨光，說：
“在你烏黑的头发里現在还是夜間……”

还是夜間！在白麻布中发亮
——睡衣脫开，肩头裸露了——
你那隱現在貂皮之間的渾圓酥胸，
犹如月亮在薄霧中浮游……

已經是夜間了！睡吧，朱丽叶！
閨房里一陣陣鮮花的芳香。
把我們前面的帷幔閉上吧……
——这是爱情的天使的翅膀。

石膏一般洁白的灯射出微弱的光綫，
貪婪地舐嗜着你的輪廓……

① 凱普萊脫(Capuleto)：朱丽叶的家族。

啊！讓我溫一溫你那双圣洁的脚，
把我微温的疯狂的嘴唇在上面贴着。

我心爱的姑娘啊！在我的吻下，
你的心灵在抖动，象七弦琴迎风颤栗，
我从你胸怀的琴键里听到了多么美好的和音，
从你的气息里吸到了多么悦耳的旋律！

唉！唱一首梦昧的小曲吧，
笑吧，叹息吧，私语吧，激动吧，哭吧……
马利亚！马利亚！……还是夜间，
黎明的光芒有什么要紧啊？！……

你的秀发象乌黑幽暗的天穹，
蓬松地在我的身上散落……
让我一面睡觉一面啾啾细语：
——晚安！——美丽的贡索埃蘿^①。

1868年8月27日，圣保罗。

① 贡索埃蘿(Consuelo)：女子常用的名字，有“安慰”的意思。

給一个外国女郎

(海上一夜的回忆)

你感到我的心怎样跳动嗎？

你的心跳动得多热烈！

我要走了，我的小姑娘，

远远地，快地，

但永远爱着你。

——歌謠

茵涅斯！你現在也許住在

遙遠的土地上，

你还記不記得

那个神圣的夜晚的时刻？……

外国女郎，巡礼游客啊，

誰知道呢？——你記得嗎，茵涅斯？

柔和的夜晚！寥廓的夜晚，

不是一个巢窝嗎？——也許是的！……

大西洋上汹涌的巨浪，

不是一个搖籃嗎？——噢！如果是的……

搖籃和巢窩……唉，春天！
巢窩啊，茵涅斯的搖籃啊……

你有时候在顫抖……
是發燒嗎？也許是的……
我握緊着你那雙冰冷的手，
用我的吻來使它溫暖……
啊！多蒼白！啊！多熱烈的愛情！
啊！茵涅斯的長長的睫毛！

水手在船頭歌唱，
是懷念故鄉嗎？……也許是的！
我們的吻聲在爆發，
好像响板在打得卡卡响……
你也許記得吧，西班牙女郎？
你也許記得吧，茵涅斯？

我的眼睛死在你的眼睛里……
這是生活嗎？——也許是的！
我的淚水在告訴你：
“你奪去了我的靈魂，姑娘啊，
就在這條圍巾的絲綫上……
就在你這條圍巾上，茵涅斯！”

你的胸脯仍舊帶着

加迪斯^①的香味……——也許是的！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美女，
返回自己的家園，
手中還拿着安達魯西亞^②的玫瑰花，
花兒就在茵涅斯光滑的臉龐上！

這位生長在美洲的姑娘，
回到拉巴拉他^③的浪花中……也許是吧？
愛情的微風，誘惑地，
把我的頭髮同她那青色的
美麗的花環混雜在一起，
同茵涅斯的黑髮混雜在一起！

星星使人想到
海是多麼深……也許是的。
海波在船頭歌唱着。
你用你的鞋子的尖端，
在地上划出了一首
神聖的夜曲……茵涅斯！

那不是天空和海洋的
一種共謀？也許是的！

-
- ① 加迪斯(Cádiz), 西班牙南部的港口。
② 安達魯西亞(Andaluzia), 西班牙南部的一個地區。
③ 拉巴拉他(La Plata), 南美洲的一條河流。

仿佛是，无边无际的海空
——娇生惯养的阴谋家，
正在向爱情的海波说话：
“暗中吹起茵涅斯的爱火吧！”

象一片透明的薄纱，
一片新娘的薄纱……也许是的，
月亮那颤抖着的银光，
把圣洁的亮光洒在你身上……
甲板上留下的影痕，
一起落到你的脚下……茵涅斯！……

这个梦昧般的夜晚，
你能忘记掉么？……也许是的……
但也许正在这个时刻，
你在怀念地回忆着，
叹息着，美丽的姑娘啊！……
也许你在回忆着……茵涅斯！

1870年7月2日，库拉林约。

七月二日頌歌^{*}

(在圣保罗剧院朗诵)

那是在七月二日。剧烈的战斗，
正在巴伊亚的山岭上进行……
苍白的死之天使正在皮拉雅
缝制着一片巨大的盖尸布。
“这块布是这样长，这样宽，
好象无边宇宙撕下来的一大片……
全世界都发出叫声询问：
将是哪一个巨人在这里倒下丧命？！……”

从天空弯身下来……黑夜和星星
都在注视着这场战斗的未可知的结局……
发红的步枪——就是大蜡烛！
广阔的原野——就是罗马斗兽场！

-
- 这是一首歌颂巴西独立战争中的皮拉雅 (Pirajá) 战役的诗。这场战役发生在 1822 年 7 月至 9 月，地点在巴伊亚 (Baía) 附近的皮拉雅与卡布里托 (Cabrito) 一带。在这场战役中，葡萄牙军队被巴西军队击败；据说当时葡军本来占上风，巴西军队指挥官已下令退却，但是吹号手把退却号误吹为进攻号，葡军听了这个号声仓惶后退，巴军乘势追击，攻下了巴伊亚城。

代替手掌的——是炮兵的轟鳴！
代替野兽的——是黑色的大炮的怒吼！
代替大力士的——是两个交战的民族！
代替大圓形剧場的——是廣闊的天地！

不！那时候震动着染了血的大地的，
不是两个民族……
是未来面对着过去，
是自由面对着奴役。
是神鷹对恶鷂交战，
是手腕向鎖铐造反，
是公理的拳头反对謬誤，
是光明和黑暗的一場决斗！……

这时候斗争不可阻止地扩大……
旗帜象豎起了羽毛的雄鷹一样，
展开了双翼在飞舞，
飞舞在烽烟四起的莽原上……
被恐惧吓呆，被枪火耀得眼花，
胜利的天使长在犹豫……
披头散发的胜利女神在撫慰着
英雄們血迹斑斑的尸体！……

.....

但是一到洁白的晨星，
从太空中露出……而且外来的微风
在那些温柔的棕榈树的绿扇面上，
开始唱起朝露的颂歌，
这时候，从那边荒蕪的战场上，
升起了一个清晰神圣的声音，
你啊——斗争得来的自由，
你是未来的爱妻，是太阳的新娘！……

是你用你那些浸染了
战死的祖先的鲜血的手指，
使哥倫布的土地得到了自由，
使新的一代得到了解放！
你爬上了卡布利托死者的尸体
堆砌而成的高高的金字塔，
向太空高举起一把宝剑！……
向苍天高举起一面旗帜！……

1868年7月，圣保罗。

客 人

我哭，因为日子过得很短促，
你一走就把我忘却；
象微风一样轻轻地吹拂，
吹过了，对花儿就不再回顾。

——特奥菲洛·布拉加①

“异乡人，你到哪里去？你为什么离开
沙漠上孤单寂寞的藏身之所？
你去地平线的远方寻找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还要去翻越山峰和绝壁？
难道你这样不会把手边的爱情白白放过？……”

“苍白的少年！有一天你来，
来自异域的气候，遥远的土地……
那是在夜里！……外面风吹雨打……
暴风在山岭的樅树丛中吹刮，

① 特奥菲洛·布拉加 (Joaquin Teófilo Braga, 1843—1924 年)，葡萄牙学者与诗人，1910 年曾任葡萄牙政府总理，著有《葡萄牙文学史》(História da literatura portuguesa)。

发出阵阵拖长的梦魇般的叹息。

“在河水潺潺呜咽的山谷旁边，
一个弯曲的号角在发出鸣声……
你的马蹄声在的的嗒嗒地响着，
你的狗发出吠叫来呼应，
呼应狂野雷霆的深沉的隆隆低吟。

“你走了进来！篝火上金黄色的火焰，
正在毕毕剥剥地舐着一株老朽的柏树。
你的脸色在火花照耀下是多么忧愁……
使得我在替你湿淋淋的大衣烤干的时候，
不禁流出了我最初的几滴泪珠！

“异乡人，你到哪里去？你为什么离开
这个不幸的、可怜的茅舍？
树林里的飞鸟还在把你抚养，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在村姑的辫子上，
看到黑莓丛中朵朵盛开的鲜花。

“那边的快乐和欢笑已经离开了你，
难道你还该回到那个该诅咒的国家？
我不知道你的历史……但又有什么要紧？……
可以看到一个已死的希望浮现在你眼睛里，
那边的女人已经把你这个希望刺杀。

“别离开哟！这里人人都喜欢你！
我那些要好的鸟儿们都认得你。
当你傍晚时归来，离开山岗，
牝鹿都不害怕你的长筒火枪，
从一条石路跳到另一条石路在嬉戏！”

“你的马在荒野上奋鬣长嘶，
在我的手指上舐吃润湿的草料。
当山岭上的乐队奏乐起来的时候，
一阵群狗似的吠声给你伴奏，
萦绕着山上嶙峋岩石的尖帽。”

“美丽的少年，你到哪里去？你如果走了，
又有谁来做你的朋友、兄弟兼随从？
当你被黑暗的失眠之症吞噬的时候，
又有谁一面在悲叹呜咽的吉他上弹奏，
一面在歌声中倾诉他旷野的爱衷？”

“流亡者的茅舍光秃而且冰冷！
流落异乡的道路上遍地是荆棘！
难道还有家庭比我的抚慰还好？
难道还有帐篷比我的头发更精巧？
这些头发上面闪烁着你双眼的泪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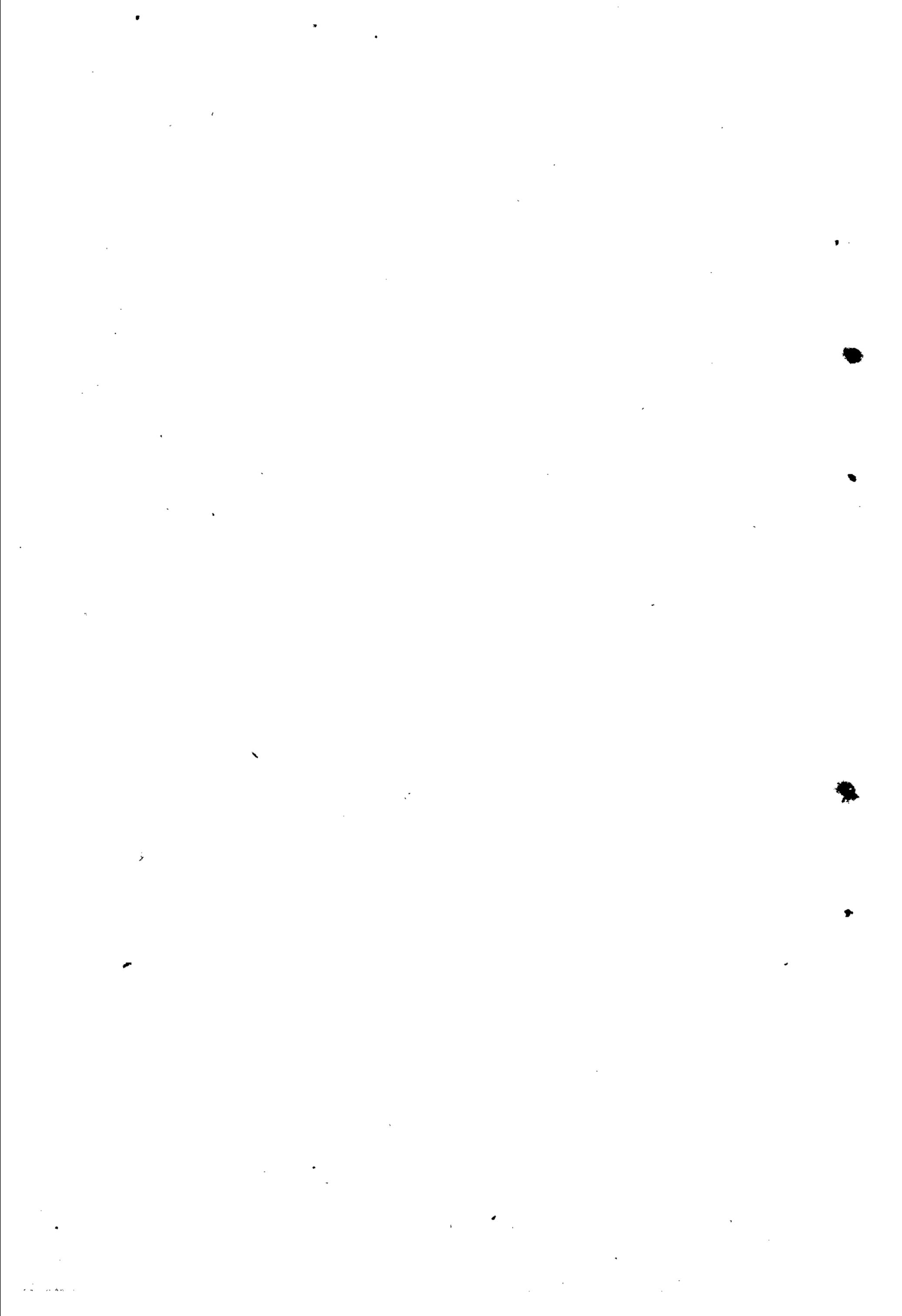
“陌生的少年！我在你的額上看
这种无可救藥的激烈的慘痛。
难道你的靈魂所如此熱中地尋求的，
竟閃現在別的國度的太陽光里，
隱身於一片鳶尾草的芳香的田野中？”

“也許你在那邊有成群的僕役和情婦，
住的是金碧輝煌的宮殿而不是茅舍。
而你在这里只有一只吉他和一個熱吻，
還有這個不幸的村姑少女薄命人，
情欲的烈焰在她處女的胸脯上飛揚！……”

但是他還是走了。他的身影在遠處
消失在人的目力所到達不到的地方……
……但你們別以為這個可憐的異鄉人，
是到異國的家园去尋找什麼福份，
要知道，他對家乡已經點滴希望都不存！……

1870年4月29日，庫拉林約。

《奴隸集》選譯



世 紀

士兵們，從那些金字塔的高
處，四十個世紀正在注視着你們！

——拿破侖

世紀是偉大而強有力的。

——雨果

暴政用自己勇敢者的裹尸布
做成了一面旗幟。

啊！也許人民會有一天，
用自己的骨脛做成武器。

——波尼法西奧^①

世紀是偉大的……在太空中，
黑暗和光明正在爭個你死我活。
象基督一樣，自由也在
十字架的柱子上流着血。
一只灰黑色的、陰暗的烏鴉，
用自己天上的水翅膀，

^① 波尼法西奧(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e Silva, 1763—1838年)，巴西
愛國者與學者，1822年巴西獨立的推動者之一。

遮暗了那件蓝色的长袍……
人们的心胸和前额在喘息……
在地平线的嘴唇上，
有一阵亮光在微笑……那是上帝。

有时候刺耳的、凶猛的哼声，
打破了大地的沉寂。
这是丛林的吼叫呢，
还是老百姓洪亮的呼声？……
崎岖而阴暗的土地在颤抖……
这是不是自由倒卧在地上，
发出阵阵垂死的痉挛？……
或者是那被压在大山底下的人民，
象一个泰坦族巨人^①一样，
振舞起自己那勇敢的胳膊？！……

面对着这个阴暗的问题，
有许多人发出讥讽的微笑。
但对我们来说，那希望之风，
会带来未来的花粉。
一方面是那个怀疑主义者，
把自己双眼的目光深深浸入
自己脚下沸腾着的深渊；

① 泰坦族：罗马神话中天与地所生的一群儿子，他们反叛了众神，企图登山登天，但被众神之王朱必特所击败。

年輕人却毅然撥開雲霧，
好能夠昂首挺胸地從山頂上
看見遠方破曉初升的太陽。

凡是黑夜總有它的黎明，
凡是陰天總有它的閃電。
年輕的人們，我們相信吧，
得救的黎明很快就要來臨。
呻吟是為了等待一首歡樂之歌……
哭泣是為了等待那眼淚
變成天空中的一顆明星。
世界是海波中的航海者。
既然有正義和上帝存在，
那麼海洋也一定有它的岸灘。

在上帝創世的地图上，
仍然有許多個恐怖之夜。
暴君象惡鵑一樣吸血，
人民成了山堆似的尸首。
魂消魄散的波蘭，
四肢無力，混身麻痺，
降臨到索別斯基^①的坟墓上；
他在睡夢中仍然找尋自己的劍……

① 索別斯基(Jan Sobieski)：1674—1696年間的波蘭國王，民族英雄，曾屢次
戰勝土耳其和沙皇俄國的侵略。

国王們却流水般地經過，視而不見……

沙皇瞧着，发出微笑……

羅馬仍然感覺到

国王們的恶梦压着自己心胸！

希腊哭着在等待

卡納里斯^①……也許是拜倫^②！……

拿破仑在堵塞

老百姓說話的嘴巴，

惶恐万状地瞧着杰尔西島^③；

正象索倫托的子弟，

偶尔瞧一下可怕的維苏威火山，

就害怕得直打哆嗦一样。

匈牙利象一个尸体，

赤裸裸地暴露在露水之下；

流亡的科苏特^④的身影，

也无法庇护住它。

① 卡納里斯 (Constantino Canaris, 1790—1877年)：希腊爱国者，曾大败土耳其海軍。

② 拜倫 (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年)：伟大的英国革命詩人，曾参加希腊的革命战争，在希腊病死。

③ 杰尔西島 (Jersey)：英法海峡中的一个島，是雨果被流放的地方。

④ 科苏特 (Kossuth Lajos, 1802—189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1848—49年的革命領袖。

这边——是熾热的墨西哥，
——是自由和太阳的
独立强壮的兒子，
但它也躺在地上……在那边，
华累士^①一面哭泣一面弯下身子
对它說：“等待黎明的紅霞吧！”

景象是暗黑的。胆小鬼們
就誠惶誠恐地退下来吧。
我們却是革拉古的繼承者，
不幸只会給我們带来勇气！
斗争吧……有一条最高的法律，
它規定：“在罪行的暗影之下，
恶报必然在进行。”
你們难道沒有听到北方的一个呼声？
它响彻了茫茫天地的边缘，
富兰克林^②馬上会被它喚醒。

这是十字軍將士們的呼声，
他們向年輕人高呼：“站起来！”
这是自由的太阳，

① 华累士(Benito Juárez, 1806—1872年)；墨西哥独立革命領袖，抗法战争的英雄，1867年当选为总统。

②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年)；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科学家，对美国独立有很大贡献。

它为了約書亚^①而停着等待! ……

这是千千万万奴隶的嘴巴,

經過废除奴隶制的这把雕刻刀,

他們都变成了勇敢的人。

而且,一听到解放者的声音,

爬虫也会跳起来变成山鷹,

在无涯的天空中青云直上! ……

你們啊,你們是明日的宝贝,

你們是未来的蚕茧,

当你們用那勇敢的胳膊,

动手創造各种法律的时候,

請你們筑起一座新的殿堂,

但別讓它压在人民身上,

而是讓它成为人民的台阶。

讓小孩子有学校上学,

讓退休的老人得到救济……

讓人人都得到光亮和指路明灯!

光亮! ……是的;兒童是一只飞鳥,

他的前途掌握在你們手中;

在太阳光下,它会是一只勇猛的山鷹,

在阴暗之中,它就会是一只凶恶的猫头鷹。

① 約書亚(Josué):《聖經》中摩西之后的犹太人領袖;他征服了迦南的土地;據說他有一天作战时天色已晚,他就命令太阳停住,讓他一直打到全胜。

放开他吧，講坛啊，印刷机啊……
小小的枷鎖算得了什么一回事……
压不倒真正的国王——人民！
这个由灵魂和心胸組成的汪洋，
将要掀动它那入权的波浪，
把你們的法律秩序打得粉碎！

但願教皇的笏杖断为两截，
但願它变成一个十字架！
但願紫衣披在人民身上，
复盖住他們裸露的肩头。
但願迎着尼亚加拉^①的呼声，
迎着沒有奴隶的尼亚加拉的呼声，
瓜那巴拉湾^②在太阳光照耀下兴起！
但願卖淫的場所沐浴在光亮中，
从已經倒下的断头台的碎片，
筑起英雄們的一个紀念象！

够了！……我知道年輕人，
是西奈半島上的摩西^③；

① 尼亚加拉(Niagara)：美国与加拿大之間的一条河，有五十公尺高的大瀑布。

② 瓜那巴拉(Guanabara)：巴西首都里約热內卢的大海湾。

③ 摩西(Moisés)：《聖經》中犹太人的領袖，据說上帝在西奈半島授給他法律。

他們从永恒的上帝的手中
領到十誡的法律！——前进吧！
誰在斗争中光荣地倒下，
他就会落到历史的怀抱里，
落到巴西的心脏之中！
年輕人啊，从安第斯山的山頂，
从这些高聳壯偉的金字塔的尖端，
千万个世紀正在注視着你們！

1865年8月，伯尔南布科。

私 語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

——《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

馬利亞啊，當你看到我的前額上，
有一個思念正在展開自己的翅膀，
飛向遠處的地平綫，
你就悲愴地追隨着我的一脈思路，
好像索倫托皎潔月色下的船夫
凝視着多云的蒼天。

你說話時臉色蒼白，天真無邪地流出一
滴滴顫抖着的晶瑩閃爍的淚珠，
象痛苦的露水在閃映：
“你為什麼痛苦？既然林莽有它的氤氳彩霞，
天空有它的星星，花園有它的鮮花，
我們的靈魂也有它的愛情。”

唉！你在你童年的睡梦中只看到
那只嘴上衔着桂枝的爱的飞鸟，

正带着爱情翩翩飞来；

我看到的却是一只黑鹰在盘旋翱翔，
它伸出爪子抓住人民紫色的衣裳，

把它撕成粉碎的小块。

你在海浪中看到是原野的蓝花，
上面的群星象萤火虫一样嬉戏玩耍，

一齐升腾到九天之外；

我看到的却是在波涛中涌现的漫漫长夜，
在这里只有一样东西给我指出疆界，

那就是归依上帝的胸怀。

你的灵魂就象是索伦托的旷野，
卡瓦丁纳小曲在上面迎着月夜

轻轻地吟哦咏唱。

我的灵魂却是一个哽塞的呼声的回音，
这个呼声是一阵阵痛苦不堪的呻吟，

通过我的嘴唇发出响声。

我倾听着种种思路的轻声低语，
还围绕伟入陵墓周围的四隅，

倾听着史诗组成的巨流，

我在千年万代的坟墓上弯下身来
——这是充满了种种真理的石质头骨盖，
上帝的影子也在上面停留。

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好象
那从坟墓里半站起来的历史的创伤，
正在静寂中向我发问：
“你是什么，诗人？是一颗引导人民
让他们重新争得解放的引路明星，
还是酒池肉林的宫灯？”

马利亚啊，你一定很难理解得到，
这年轻的诗人在无可奈何之中飘摇，
过着一种多么孤寂的命运；
但你只要看看自由是如何徒劳地
展开了自己的灵魂——里面盛着真理，
还有希望和爱情。

你只要看看有一批心怀叵测的家伙，
如何假仁假义地在人群当中煽动挑拨，
去反对一个神圣的纪念象
(这个纪念象属于一个已故的伟大的皇帝^①)，
象一只发了疯的猎狗一样向纪念象冲击，

① 此处指拿破仑；在这里，诗人把拿破仑当作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人物来比喻。

拚命地把青銅咬得格格發响！……

人們口头上无时无刻不在大談自由，
但心上却連一點自由的影子也沒有，

這種差別一直未能打消；
千百萬奴隸的一個最可怕的災難，
就是出現在勇敢者墳墓上的豺狼，
天天咬嚙着他們的榮耀。

是的……上帝啊，當我親眼看見
神甫手里舉起了无情的皮鞭，

抽打不幸的囚徒的背脊；
靈魂的漁夫竟然已經完全忘記掉
救贖塵世眾生靈魂的堂堂聖道，
而同妓女縱欲逍遙……

一個聖徒，一個純朴的朝聖香客，
沒有行裝，沒有涼鞋，囊空如洗，

象耶穌一樣赤貧，
曾經靠人施舍過活，沿途乞討，
以永恒的面包來報答人家的面包，
以光明來報答愛情。

但他現在却竟然把奴隸制度收為義女，
在《聖經》的一頁頁紙張上一來一去

磨着劊子手的大刀……

我就恨不得每一句詩都閃出一道雷电，
在变节者的額头上殛出一句警言：

“你們有禍了！”……

你們有禍了，你們這些冒牌的护民官！
昏君，因为你以为黑色的絞架带着血迹，

正是王座少不了的兄弟同胞；

詩人，因为在酒池肉林中讓七弦琴爽淫
——你是个給暴君熏香的太监和亲信——

你有禍了！

你有禍了！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富翁，
你陶醉在懶洋洋的靡靡之音中，

你絲毫沒有回首一顧：

一个餓着肚子的孩子正在大街上，
紧依着一个脸色蒼白衣不蔽体的姑娘，

她也許正是你的情妇！……

有禍了？但有什么要紧？……难道灾禍
竟能拆散和撕碎編成节日花冠的那朵

香气袭人的鮮花？

难道它会沾污花花公子的錦衣？

既然歌舞升平的鬧声响彻天际，

小小的故事哪在話下？

啊！馬利亚，因为这样，你看见
我弯身在黑暗混浊的现实之前，
 向未来发出質問的声音，
或者在山岭上空高喊出我的呼号。
我向远方的天际提出問題：“自由，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来临？”

因此，当你看到美丽的夜晚天色茫茫，
看到群星与星座象尘埃一样，
 飘然在天空中飞过，
我却看到我脚下一个沸騰的深渊在隱現，
它里面象暴风雨中船桅尖端的陣陣雷电，
 閃爍着熊熊的革命的烈火！……

1865年10月，累西腓。

黑人匪徒

流吧，流吧，囚徒的鮮血，
痛吧，痛吧，鮮血的露水，
生吧，长吧，复仇的收获，
輪到你了，收割者。庄稼已經
熟了。

磨尖你的镰刀吧；磨尖，磨尖你
的镰刀。

——尤金·許：《夏甲子孙之歌》①

讓大地吓得发抖吧……

我这匹鬃毛飞散、瞬息千里的馬，

混身黑色，在洞窟里飞跑。

讓天空顛抖吧……糟糕啊！大难临头！

因为飞驰而过的是那个黑人匪徒，

因为那个黑人匪徒已經在呼号：

滴吧，奴隶鮮血的露水，

① 尤金·許(Eugène Sue, 1804—1857年)，法国现实主义小說家，著有《巴黎的神秘》、《流浪的犹太人》等。

滴吧，露水，滴向劊子手的头。
长吧，长吧，红色的庄稼，
长吧，长吧，无情的复仇。

闪电熟睡在暗黑的暴风雨里……
我们是一些黑人……这阵闪电，
在这些充满恐怖的心胸中酝酿。
啊，风啊，死神派来的强风，
快点把自由人们的呼声吹送，
把这只铁的手套向奴隶主掷去。

滴吧，奴隶鲜血的露水，
滴吧，露水，滴向劊子手的头。
长吧，长吧，红色的庄稼，
长吧，长吧，无情的复仇。

唉！你们这个从来不惊慌的人种！
对于一个战士来说，一个阴暗的帐篷，
就可以武装整个在无涯天地中的夜晚。
喂！从东西南北四方跳跃出来，
从广阔裂开的火山口里跳出来，
这里跳出山鹰，也爆发出火山。

滴吧，奴隶鲜血的露水，
滴吧，露水，滴向劊子手的头。

长吧,长吧,紅色的庄稼,
长吧,长吧,无情的复仇。

讓那位在宴乐当中击节歌唱的权贵,
停住他那条把裝飾着蓝色鮮花的酒杯
正在高高举起来的胳膊。
讓他如癡如梦地喃喃說道:
“这些可怕的人們是些什么魔妖,
竟然在那边饿着肚子、衣不蔽体地走过?”

滴吧,奴隶鮮血的露水,
滴吧,露水,滴向劊子手的头。
长吧,长吧,紅色的庄稼,
长吧,长吧,无情的复仇。

是我們,老爷,但請你别吓得跌倒,
我們打开了我們的脚鐐手铐,
来要你还我們的妻子和媽媽。
这位是被你杀死的老人的兒子,
这位又是被你奸污的女人的弟弟……
啊,别发抖,老爷,这是你的牛馬。

滴吧,奴隶鮮血的露水,
滴吧,露水,滴向劊子手的头。
长吧,长吧,紅色的庄稼,

长吧，长吧，无情的复仇。

这是你的牛马，他们又冻又饿，
一直嗜了十个世纪饥渴的折磨……
我希望有一次大吃大喝的筵席……
我希望有件长袍来盖盖我们的双肩，
对你来说它是金紫的王袍一件，
对我们来说却是血迹斑斑的囚衣。

滴吧，奴隶鲜血的露水，
滴吧，露水，滴向刽子手的头。
长吧，长吧，红色的庄稼，
长吧，长吧，无情的复仇。

我的非洲狮子啊，你们要警惕！
守望着黑夜……原野一片荒僻。
当月亮藏起自己的光芒的时候，
在死神的豪饮筵席上面，
就在死神不祥之弟乌鸦的身边，
将会发出一阵生命的怒吼。

滴吧，奴隶鲜血的露水，
滴吧，露水，滴向刽子手的头。
长吧，长吧，红色的庄稼，
长吧，长吧，无情的复仇。

讓峻峭的峽谷和悬崖顫抖吧，
讓山雨欲來雷鳴在即的天空顫抖吧，
一群疾風似的英雄正在飛馳而過，
他們騎着鬃毛飛揚、奮力前進的駿馬，
把這些銀光雪亮的利劍拿在手里揮舞，
把劍放在自己祖先的墓石上拭磨。

滴吧，奴隸鮮血的露水，
滴吧，露水，滴向劊子手的頭。
長吧，長吧，紅色的庄稼，
長吧，長吧，无情的復仇。

先 知

总有一天，人人都会得到幸
福和正义。

——以赛亚①

1

有时候，当巴西的黄昏降临，
高耸的山脉投下幻梦和暗影，
林原居民②在茅屋里被吉他唤醒，
美丽的洗衣妇唱着歌，离开了池沼，
夜，象一个圣洁的修女，弹着林间的管风琴，
在树干上，在金雀花中间，奏出圣诗的乐音。
这时候，我孤单地踱着步前进，
走过那些蜿蜒在崎岖幽谷中的曲径，
我把猎枪靠在石头上，
我的猎犬在旁边山坡的荆棘丛里睡得正酣，

① 以赛亚(Isaías): 公元前7世纪希伯来先知。

② 林原居民(sertanejo): 这个字来自“林原”(sertão), 指巴西内陆地区长茂灌木丛林的平原。

我一面陶醉在幻梦中，一面感到心弦在抖颤，
象一个竖琴迎风作响，
——多么奇怪的旋律，多么奇怪的心情，
主啊，我看见，你投在深渊上的弯曲的身影
捡起了飞翔的祷告，扑翼的诗赋，
还有那些润湿着不幸的彩虹的泪珠。
这时候，我至虔至诚地向大地和苍天倾听，
上帝啊，太空中充满了你的身影！

2

在大海般的天空中，我听到了星宿在吟咏；
在汪洋般的处女林里，风吹的歌声传到了我的耳中；
升起了阵阵清香，投下了道道霞光。
星星在闪现，呼声在消逝，
这一切给我带来的诗意无限广阔，
正如伟大的预言所产生的第一枚圣果；
这一切告诉我，到了应许的一天，
永恒的上帝就要亲吻悔罪的大地的颜脸；
这神圣的亲吻，这崇高的抚慰，
要洗雪掉所有的不平、奴役和污秽，
要使未来时代的田野上处处丰收，
生出绿芽、爱情、希望、光荣和自由！
这时候，我至虔至诚地向大地和苍天倾听，
上帝啊，太空中充满了你的身影！

3

我听到, 疯狂的乌托邦在太空中
歌唱着甜美的旋律, 赞美着未来的尊荣,
赞美着人民和时代的新希望……
灵感的山鹰把我带到了无边的天地上……
于是我放胆飞越各个时代的谷渊,
让星星和世纪都在我脚下迴旋,
因为面对着无边天地的锦缎组成的巨幅图画,
我感到心灵里燃烧着响亮的欢呼……
这使得我至虔至诚地望着大地和天穹,
上帝啊, 还有那充满了你的身影的太空!

4

我看到大地获得自由……象抹大拉的马利亚^①
贖罪再生,
在幽静的清风中洗净自己的前额并抖擞精神,
俯身在十字架脚下, 把黄昏的水杯倾倒,
向蓝色的天倾泻出香料、亮光、祷告……
幸福的宇宙大家庭温暖地团聚一起,
团聚在世界上——在全人类的大帐篷里,

① 抹大拉的马利亚 (Maria Madalena): 《新约》中的一个妓女, 经耶稣宽恕后改邪归正, 见《路加福音》。

太空是它的奶头，阳光是它的炊火。
啊！正义普照的神圣的日子啊！
我在你身上看到，庄严可敬的老神甫，
在过去古老的遗迹废墟里漫步，
捡出了蔓藤、鲜花和圣书，
正象埋没在淤泥里的闪亮海底珊瑚……
邪恶的迷信不再淹没时代，
信仰象一只神秘的母鸽，和理智的山鹰一块
飞出了黑暗的灵魂的幽谷，
在宁静的夜间飞向无边天地的巢屋。
铁打成的权笏，这鞭策人民的马刺，
变成了先知手里长满嫩芽的杖枝。
可怖而佝偻的陈旧绞架，
可笑地紧靠在时代的柱子底下，
徒劳地企图用双手掩在自己的额前，
——这只秃鹰忘记了太阳来自地平线。
看吧，容光焕发的儿童们拿起福音书，
念着某一个崇高的长者的嘱咐！……
人人的额上都发着光芒，人人的胸怀都充满爱情，
整片田野都开着鲜花，整个天空都闪着星星……
同时，天真的农妇在葡萄架底下，
在自己乌黑的辫子上插上园里的蔷薇；
从西伯利亚的冻土，从非洲的沙漠，
从不幸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田野，从高加索，
从荷马圣地的破碎的大理石上，

从我們壮丽的美洲的草原和牧場，
响起了自由的頌歌，劳动的頌歌！
工人們的歌声，大胆的铁錘交响乐，
和印刷机、理想的嘈杂声混成了一片，
人人都在把自由的史詩錘炼，
人人手上都长了茧子，人人都把前額挺起，
讓地平綫上出現的独立的太阳給它沐浴。

5

啊！听啊！一陣模糊的响声升起在远方，
正象在黑暗浓霧中雷声一响，
全能的圣手就把魔鬼打倒一样，
現在是別的东西受到了上天的雷殛而灭亡。
天雷打倒了这些污秽的华宮，
这些黑暗的迷楼，这些淫乱的窟洞，
这些用人血人骨堆成的花崗石的酒池肉林，
不讓它們再在廢墟上把人民的血汗喝飲……
.....

6

大地終于自由了！在髑髏地^①的另一边，

① 髑髏地(Calvário):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

自由的山鷹，終於開始了漫長的航綫，
從峻峭的卡爾培^①飛向高聳入雲的山嶺，
從喜馬拉雅的山巒飛向安第斯山的尖頂！
枷鎖掙斷了，整個大地得到了自由，
人類舉着《聖經》的旗幟大踏步向前走；
奴隸自由了！我想把七弦琴緊緊握着，
我想讓這個熱烈的心靈唱出一首奔放的歌，
我想使我的頌歌和疾風的呼呼的聲音，
和星星、海洋、原素的豎琴聲相呼應！

.....

但是，唉！可憐的囚徒們的長嘆聲，
千萬道鐐銬的碰擊聲，痙攣的飲泣聲，
好像暗影中的一個不祥的哨兵向我呼喝：
“悲傷的年輕人，你在想些什麼？詩人，你在
 夢想什麼？”

於是我垂下充滿霞光的頭，
把青銅的弦索在痛苦的七弦琴上系扣，
把一首悲愴的歌，投向大地，投向天穹，
上帝啊，投向那充滿了你的身影的太空！

① 卡爾培(Calpe)：直布羅陀海峽的古名。

海上的悲剧

(黑奴船)

1

我們在大海洋上……疯狂的月亮，
象金色的蝴蝶在水面上閃动，
那些追着它奔騰的波浪，
象一群跳跳蹦蹦的兒童。

我們在大海洋上……天上的星星，
象黃金的泡沫一样跳跃……
海洋燃起了亮光来呼应，
点着了珍藏的水晶珠宝。

我們在大海洋上……两片无边的景致，
在那里紧紧地热烈拥抱在一堆……
蓝色、金色、庄严、瑰丽……
哪一片是天？哪一片是水？

我們在大海洋上……双桅帆船

在海涛的灼热气息的烘烤下，
揚帆在海面上飞驰，
好象燕子輕輕地掠过浪花……

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海面这样闊，
誰能知道飘泊的船只走哪一条航程？
駿馬在这片沙漠上揚起尘土，
奔馳着，飞跑着，但是不留下蹄痕……

这时刻使人感到多么大的幸福，
能亲眼欣赏这幅壮伟的画面！
下面是碧海……上面是青天……
無論碧海和青天——都是茫茫的一片……

啊！微风給我送来多么甜美的和弦！
远处响着的音乐多么悅耳溫柔！
我的上帝！这首热烈的歌曲多么壮丽，
它在无边的浪涛中間到处飘浮！

海上的人們！粗壮的水手們，
晒过了五湖四海的太阳！
他們是暴风雨的兒女，
在深水的搖籃里成长！

等一等！等一等！讓我痛飲

这个犷野而自由的詩泉……
管弦乐队是船头汹涌的海水，
迎面的海风吹响了琴弦……

.....

輕巧的船兒，你为什么这样躲閃？
你为什么躲开胆怯的詩人？……
啊！讓我追随着你的余波，
它象海上一只断了綫的风筝……

信天翁！信天翁！海上的雄鹰，
抖抖你的羽翼吧，太空中的海魔，
別再沉睡在云层的輕紗里，
信天翁！信天翁！把你这双翅膀借給我……

2

航海者的搖籃和家乡在何方，
这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事情？……
古老海洋教会了他詩的頓挫抑揚，
这样的韵律占住了他的心！
歌唱吧！死在海上也不枉人生一場……
双桅船在滿帆繼續前航，
象一只海豚那样輕快敏捷。

后檣上的旗帜押在最后，
好象依依不舍地在招手，
向留在后面的波涛告别。

西班牙人的叙事诗，
吟咏起来温柔而又体贴，
回忆着那边黝黑的女子，
豆蔻年华的安达鲁西亚小姐。
懒洋洋的意大利人，
歌唱着熟睡的威尼斯城
——爱情和不贞的土地，
或者在海湾口的峡谷，
背诵着塔索^①的诗赋，
还有那火山的熔岩遗迹。

英国人——冷淡的水手，
一生下来就以海为家
(因为英国本是海船一艘，
上帝把它停泊在英伦海峡)，
严肃地歌唱着祖国的光荣，
骄傲自荣地回忆赞颂
纳尔逊和阿布基尔^②的佳话……

① 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年):意大利诗人。

② 阿布基尔(Abuquir):下埃及的一个城镇。1798年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Horace Nelson,1758—1805年)曾在此击败法国拿破仑的舰队。

法国人——天之驕子——

歌唱着过去的光荣历史，

还有未来的月桂花……

希腊的海員們善于远航，

是伊奥尼亚^① 海波的創造物，

是优利賽斯^② 劈开的海洋上

漂亮而黝黑的海上霸主，

是斐狄亚斯^③ 雕出来的男子汉，

他們在这明朗的夜晚，

歌唱着荷馬吟咏过的詩句……

……来自天南地北的水手！

你們懂得在浪花里头

找出天上的旋律……

3

从广闊的天空飞下来吧，海上的雄鹰！

飞低些，再低些……人类的眼力不如你精明，

看不到飞驰着的双桅船里面……

但是我看见那里面……多么伤心惨目的情景！

① 伊奥尼亚海(Mar Iônio): 地中海伸展到意大利与希腊之間的部分。

② 优利賽斯(Ulisses): 即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主角俄底修斯; 他在攻破特洛伊城后乘船回国, 途中飄流十年。

③ 斐狄亚斯(Fídias, 公元前500—432年): 古希腊伟大的雕刻家。

多么凄惨的歌声……多么痛苦的身影！
多么丑恶！……我的天呀！真使人震慄！

4

那是一场但丁式的梦……点点灯光
照红了后甲板，甲板好象
要在血泊里跳舞。

镣铐的鏗鏘声……鞭子的抽打声……
一队队象夜間一样烏黑的人們，
滿身发臭踱着步……

一些黑妇人把自己心爱的嬰孩，
抱在乳房上，用母亲的血奶，
灌溉他們的黑嘴。

还有一些光着身子魂不附体的姑娘，
被拖着随这堆怪影移动向前方，
茫茫地哀伤掉泪。

嘲弄的、刺耳的音乐在狞笑，
蛇形的人群沿着奇幻的圈子繞，
轉出疯狂的螺旋形……
如果有老人喘不过气……如果摔倒，
就有人斥罵……鞭子就呼嘯，
人們得跑个不停……

串上了同一条鏈子的枷鎖，
餓肚皮的人們搖晃無力地走着，
在那里哭着舞蹈……
一个狂犬病者在夢囈，另一个在發瘋……
一个成了白痴，因为受刑过重，
歌唱呻吟又狂笑……

船长此时正指揮着這場演習……
然后他注視着清朗的天际，
籠罩海洋的太空，
一面噴出浓烟一面吩咐指点：
“水手們，再使劲揮舞你們的皮鞭！
要跳个无尽无穷。”

嘲弄的、刺耳的音乐在狞笑，
蛇形的人群沿着奇幻的圈子繞，
轉出疯狂的螺旋形……
正象但丁夢里的幽灵在飞奔……
响起了吆喝声、叫苦声、咒罵声、祷告声，
魔鬼却狞笑不停！……

5

不幸者的救主上帝！

你告訴我，上帝，至聖的神！
這是發瘋……還是事實，
這樣可怕的事竟當著你的天空發生……
海洋啊！為什麼你不拿一片
你的浪濤造成的海綿，
擦掉你長袍上的這塊污濁？
星宿啊！黑夜啊！暴風雨啊！
從茫茫的太空里走出來啊！
台風啊，把海洋打掃乾淨！

這些不幸的人們是誰？
他們在你身上只找到
旁觀人群泰然微笑的嘴，
這微笑更助長了劊子手的狂暴。
他們是誰？如果星星沉默噤口，
如果海濤象個躲閃的同謀，
匆匆忙忙地滑過，
在夜色掩護下躲開我的詢問，
那麼你來說吧，嚴肅的詩神！
最自由的詩神，大胆地說！

他們是沙漠的兒女，
那邊的土地和陽光結了親，
那邊到处有赤裸裸的部落定居，
在露天曠野上飛奔不停……

他們是大無畏的作戰能手，
他們敢于赤手空拳地搏鬥
滿身斑紋的猛虎……
簡朴的、強壯的、勇敢的漢子……
今天却是可憐的奴隸，
沒有空氣和陽光，也無處訴苦……

這是一些不幸的女人……
她們的遭遇象夏甲^①一樣，
干渴、消瘦、疲困，
來自遙遠……遙遠的地方。
拖着軟弱無力的腳步，
手臂上帶着嬰兒和桎梏，
心靈里充滿了眼淚和冤仇。
她們象夏甲一樣受苦，
甚至擠不出眼淚洒成的母乳
來喂自己的以實瑪利^②一口。

在那邊無垠的沙漠地帶，
在那處長滿棕櫚樹的地方，
出生過美麗的嬰孩，
居住過溫柔的姑娘……

① 夏甲(Agar):《舊約》中的人物，是亞伯拉罕妻子撒萊的使女。

② 以實瑪利(Ismael):亞伯拉罕的長子，夏甲所生，因撒萊的嫉妬，他與夏甲同時被逐出，在沙漠中沒有水喝，后有天使指點水源。

那一夜探险队闖临的时候，
茅屋里一个姑娘正躺着梦游，
在黑夜的輕紗中做梦逍遙……
……別了！小山上的茅屋！……
別了！流泉旁边的棕櫚树！……
別了！爱情……別了！……

然后是广闊的沙地一片……
然后是尘土的滾滾海波……
然后……在广闊的天边，
沙漠……只有沙漠……
还有飢餓、干渴、疲劳……
唉！多少可怜的人受不住，
跌倒下去就永远站不起！
鏈条上每空出一处地方，
沙漠上徘徊覓食的豺狼，
就找到一个新的骨殖来吞嚙。

昨天在老家塞拉勒窩內^①，
打仗猎獅大显威风，
累了就在天空的帐篷下摊开双臂，
輕松地做着种种的美梦……
今天却在又黑又深的船艙，

① 塞拉勒窩內(Serra Leoa)：非洲地名，在西非洲海岸，現为英国殖民地。

又臭、又挤、又脏，
瘟疫象吃人猛虎一样逞凶……
垂死者的辗转呻吟，
尸体扔到海里的声音，
不断惊扰人们的睡梦……

昨天自由自在令人欣羨……
一切自己作主无忧无虑……
今天却到了倒霉的顶点！
他们甚至没有……死的自由！……
同一条带子把他们束缚不放，
象一条可怖的铁造的蛇一样，
奴役的链环紧紧扣着他们……
这个奄奄一息的种族，
结成死人般的队伍，
随着鞭子的抽打声跳舞……多么气恼！

不幸者的救主上帝！
你告诉我，上帝，至圣的神！
是我在梦魇……还是这是事实，
这样可怕的事竟当着你的天空发生……
海洋啊，为什么你不拿一片
你的浪涛造成的海绵，
擦掉你长袍上的这块污潭？
星宿啊！黑夜啊！暴风雨啊！

从茫茫的太空里走出来啊！
台风啊，把海洋打扫干净！

6

竟有一个民族肯把自己的旗帜出借
来掩盖这样可耻怯懦的勾当！
而且还让它变成冷酷女妖的遮羞布，
出现在这个惨无人道的狂欢会上！……
上帝啊！究竟是什么旗帜在扬威耀武，
在那顶桅上无耻地飘扬！……
别嚷！……诗神啊！哭吧，哭吧，
让你的泪水把这面旗帜洗净吧……

我的祖国的金绿色国旗，
你迎着巴西的微风在飘扬，
你包含了太阳的明曦，
也包含了神圣的希望；
在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里，
你曾被高举在英雄们的矛头上，
宁可让你在战斗中碎成尘土，
也不愿你变成一个民族的裹尸布！……

凶恶的命运压住了人们的心胸！……
哥伦布曾经冲开一条航路穿越海波，

好象在深不可测的水里划出一道彩虹，
肮脏的双桅船却要淹没掉它的光芒！……
……但这是太可恶了……从茫茫的太空中，
站起来吧，发现新大陆的巨匠……
安德拉达^①！快把这面旗从空中扯掉！……
哥伦布！快把你的海洋的大门关好！……

1868年4月18日，圣保罗。

① 安德拉达(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e Silva)，即波尼法西奥。

露 茜 亚

(詩)

在美丽的春天的季节里，
当人们穿上了最鲜艳的斗篷，
当乡间的和风热烈地啜饮着
处女丛林的粗野的芳香，
我和露茜亚——两个孩子，
奔跑在平地上、果园里、瀑布上，
好象一对调皮爱闹的蜂雀，
在圣诞节前开花的橘树丛中飞来飞去。

她是我們这个庄园里从来沒见过的
最美丽而又最温柔的一个入……
黑皮肤……清秀又瀟洒，每当我看到
她那双黑黑的、黑黑的眼睛，
好象金鶯身上暗黑色的羽毛，
我就总是想起荆棘丛中跳跃的野鹿；
还有……誰能比她更欢喜、更快乐呢？……
她的嘴是一只猩紅色的鳥兒，
有一陣节日般的微笑在上面歌唱，

好象一串串狂欢杂乱的蔓藤……
还有她的神态……丰姿……和温柔的心……
唉！可怜的露茜亚……你多么懂得，
高高兴兴地使我们全家人得到慰借，
我们全都是多么喜欢你，多么爱你，
好象你是我家的女儿，而不是奴隶！

你曾是我們庄园的欢乐；
当你替女主人梳理斑白的头发，
把田野上紫紅的茉莉花插上，
她就滿意高兴地微笑。
到晚上的时候，当所有的人，
都聚在大厅的火爐四周，
面对着油灯的变幻无常的反光；
那时候，露茜亚，我就微笑着喃喃地说：
“我的上帝！一只蜂雀变成了女孩，
一个女孩变成了飞蛾！”

但是有一天，貧困、飢餓、寒冷，
到了你的家里寻求栖宿之所……
餐桌太小了……可怜的露茜亚！
你只好从聚餐当中站了起来，
把你的席位讓給别的来宾……
我記得……我記得……太阳在照耀。
村舍四周到处是节日的气氛，

雄鷄在庭院上高兴地引吭高啼，
母牛的鳴声混杂着
奔跑中的母馬的嘶叫；
母馬松开着鬃毛在田野上奔跑，
吸着清晨的清新凉爽的空气。

这是最后一次，她哭着，
走到庭院来，坐在凳子上……
可怜的孩子！那时候你究竟
同大自然談了一些什么伤心話？

“別了！永远別了，我的朋友們啊，
天上的小鳥，树丛里的微风，
可可树上依依不舍的帕塔蒂瓦^①，
平原上的风，沙漠上的水源！……
我永远不会再微笑着前来
把你們从芳香的林丛中摘掉，
我永远不会再微笑着前来
夺去啼哭着的沙比亚^②的巢……
原諒我，我一去不再回来了，
他們已經把可怜的路茜亚卖到远方！”

于是，她抓住了草丛上的花朵，

① 帕塔蒂瓦(Patativa):巴西产的一种歌声婉轉的小鳥。

② 沙比亚(sabiá):鳥名。

象从前一样把它们插在头发上，
带笑带哭，呜咽地说：
“不要忘记我，我是多么的爱你……”

.....

然后，在远处，一堆杂乱模糊的人影，
骑马翻越着高山的背脊，
逐渐消失在山顶的另一方……
这时候我看到，在远远的、远的地方，
还有一条白手绢在挥动……
那是露茜亚的颤抖着的小手绢！

尾 声

此后经过了许多个年头……
有一天，在林原上，我在一条
荒野孤寂的小路上走着：
我面前有一个女人也在赶路，
——头上顶着水罐，双脚赤着，
肩头裸露，又苍白又消瘦……

她用一种沙哑的声音歌唱着，
唱着一首伤心的、节拍分明的歌曲……
我一面听着她，一面徒劳地搜寻

青年时代一个愉快的回忆，
回忆我学会了那些诗句的时代……

忽然，我記起来了……“露茜亚！露茜亚！”
……那女人回过头来……定神瞧着我，
尖叫了一声……然后苦笑着呜咽，
张开双臂，想扑到我这边来。
……但是她忽然停住了……一阵红云
涌上了她苍白而阴暗的脸……
她用卷缩的手掩住绯红的脸，
好象要盖住一件永恒的羞耻……

然后，她发出一阵叫声，消失在
树丛的阴影里……可怜的露茜亚！

1868年4月30日，圣保罗。

非洲的呼声

上帝啊！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回答我？

你在哪个世界里，在哪颗星宿上躲着，

销迹隐身在苍天之中？

我两千年来一直不断地向你发出呼声，

但是从那时以来时光一直白白地流奔……

主啊，哪里有你的影踪？

你有一天把我当作普罗密修斯那样，

牢牢地锁在沙漠的赤红的岩石上，

我成了个永恒的囚徒！……

你给我的兀鹰是太阳灼热的光线，

苏彝士的土地象一条长长的锁链

你用它把我的脚锁住……

被贝杜因人^①骑得疲惫不堪的瘦马，

经不起无穷无尽的鞭撻而翻身倒下，

在沙地上一命归天。

^① 贝杜因人(Beduíno)：非洲沙漠上信奉伊斯兰教的游牧部落。

我的身腰流血不止，个个毛孔在发痛，
但是你那永恒的手臂仍然不断在挥动，
沙漠热风的无情皮鞭。

我的姊妹们姿色美丽而且命运堪夸……
苏丹^①藏娇的金屋里住着美艳的亚细亚，
她熟睡在逸乐的暮影之乡，
或者浑身绫罗绸缎环珮鏗锵珠光宝气，
走遍印度斯坦无边寥廓的茫茫大地，
在白象的背上神怡地摇晃。

她的营帐就是喜马拉雅山的高峰……
那条癡情的恒河陶醉在热吻当中，
吻着满布珊瑚的岸滩泥土，
迈索拉^②的微风烧灼着幕布似的苍天，
她熟睡在婆罗门神的庄严圣殿里面，
——多么雄伟壮丽的浮屠！

欧罗巴总是欧罗巴，光荣的大陆！……
是一位艳妆丽服、娇媚嫵娜的贵妇，
又是女王，又是妃嬪。
既是刀切卡拉拉^③大理石的雕刻大师，

① 苏丹(sultão): 伊斯兰教国王的称号。

② 迈索拉(Misora): 印度的一个邦名。

③ 卡拉拉(Carrara): 意大利城名，产白大理石。

又是演奏斐拉拉^①頌曲的才女詩人，
一心一意歌唱着光榮的精英！……

不論什麼糾紛，勝利花環總是她得到……
一回兒是王冠，一回兒是菲里濟帽^②，
一直裝飾着她的額頭。

整個宇宙象害相思病的戀人一樣癡傻，
着了迷地寸步不離苦苦追求着她，
追隨着這位名花淑媛的夢游。

.....

但是我啊，主！我是多麼的可憐，
被拋棄在茫茫無際的大沙漠上面……

漫無目的地拖着腳步！……

如果我哭……熱沙會把我的眼淚喝光！
這也許是……免得你，慈悲的上帝在上，
發覺我的淚水浸潤了沙土！

在炎熱的土地上我想找處地方躲躲陽光，
但是沒有一點點樹木的影子可以遮擋，
連一座殿堂也剩不下……

① 斐拉拉(Ferrara)：意大利城名，在波河岸。

② 菲里濟帽(barrete frigio)：法國大革命時革命者常戴的一種高高的、尖端下垂的軟帽。

当我爬上埃及巍峨的金字塔的尖顶，
我只能徒劳地向四方天空哭喊哀鸣：

“主啊，庇荫我吧！……”

我的头顶藏到那势不可当的沙漠热风
所翻卷起来的阵阵蔽天沙土当中，

好象一位额上涂灰的先知……

当我经过裹上了殓尸布的撒哈拉^①……

唉！人们说：“那经过的就是阿非利加，

躲在自己的白色长袍^②里……”

人们看不见沙漠是我的一条汗巾，

静寂的气氛和孤单单的心情

弥漫在我的心胸中。

在那边的土地上，野薊刚刚露头，

庞然的石质的人首狮身怪兽，

张着大口注视冷淡的天穹。

在底比斯^③倒塌的断垣圆柱近旁，

鹤鹤侧着身子举目向远处眺望，

眺望无边无际的地平线……

淡白色的骆驼队浮现在天幕之下，

① 撒哈拉(Saara)：北非的大沙漠。

② 长袍(albornoz)指阿拉伯人穿的长袍。

③ 底比斯(Tebas)：古希腊著名城市之一。

喘着气的骆驼单调地拖着疲倦的步伐，
它们来自以法莲^①的天边……

.....

可怖的上帝啊，我的痛苦你还嫌不够么？
你永恒的心胸里，难道真的隐藏着
无穷无尽的狠毒和冤仇？……

主啊，究竟我犯下了什么滔天的罪行，
使得你赫然震怒向我大施撻伐的刀兵，
在我身上压上复仇利剑的刃口？！……

.....

那是在宇宙洪水之后……一位皮肤黝黑的旅客，
喘着气并带着忧郁和苍白的脸色，
从亚拉腊山^②来到山下，
我于是就向这位没精打彩的朝圣旅客说话：
“含^③啊！……你就做我亲爱的丈夫吧……
——我做你的埃洛亚^④！……”

① 以法莲(Ephraim)：《圣经》中约瑟的十二个儿子之一，后来是一个部落的始祖。

② 亚拉腊山(Ararat)：《圣经》《创世记》中说，上帝以洪水淹天下前，先通知挪亚筑方舟。洪水来后，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③ 含(Cain)：挪亚的第二个儿子，后是黑人种族的始祖。

④ 埃洛亚(Eloah)：含的妻子。

从这一天开始，灾难的风沙，
就一直呼呼地吹过我的头发，
送来残忍的咒诅。

部落在海波似的茫茫沙漠里漫游，
飢腸轆轆的游牧人騎馬馳走，
越过广阔的曠野荒途。

我看到了科学逃出埃及国土……
看到了我的被咒诅的犹太民族
沿着迷途每况愈下……
后来我又看到了我不幸的后代，
被欧洲抓到自己的爪子里来，
这是訓練有素的鷹爪！……

基督啊！你在一个山头上死得冤枉……
你的圣血并没有从我的额头上，
洗滌掉本来的污脏。
我的兒女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种族，
直到今天他們在世界上仍算是野生动物……
而我則是公用的牧場……

今天美洲也从我的血液里吸取养料：
——它从一只山鷹变成了一只凶鷂
一只象征着奴役的飞禽，

它和別人一起……这个出卖姊妹的人
正象从前約瑟^① 那些不賢不肖的兄弟們，
把他出卖給別人时那样背信！

.....

够了，主啊！求你高抬你全能的圣手，
通过星宿和太阳賜下你慈悲的寬宥，
赦免我犯下的种种罪逆！……
已經两千年了……我发出輕輕的呼叫……
請在无涯的太空中听听我的祷告……
我的上帝！主啊，我的上帝！

1868年6月11日，圣保罗。

① “正象从前約瑟……”，約瑟 (José)：《聖經》人物，雅各与拉結氏所生之子，被自己的兄弟們出卖到埃及，当了法老的大臣。

向帕尔馬里斯*致敬

大无畏的山鹰的家乡，
位在高峻的山岭上；
你好啊！——匪徒的邦国！
你好啊！——美洲豹的故乡！
棕榈树长在翠绿的山岗，
——好象印第安人头上的羽毛——
在蔚蓝色的空气中飘摇，
在轻轻的喘息中迎着微风摆荡！……

你好啊！勇敢的人们地方，
猎人们在这里的呼喊声，
发出阵阵尖利而刺耳的回响，
传到颤抖着的辽阔平原上！
在远处，发出狺狺狗吠的声音……
猎人的号角在震耳轰鸣……

-
- 帕尔馬里斯(Palmares):是巴西对荷兰作战期间逃亡的黑奴们在伯尔南布科起义而成立的一个共和国,其领袖为尊比(Zumbi)。他们胜利地打退了奴隶主与政府的多次进剿,坚持了六十七年之久(1630—1697年),最后因中敌人奸计而失败。

黑色的烏鴉 飛个不停，
盤旋在炎熱灼人的田野上！……

帕爾馬里斯！我向你歡呼！
你是一艘花崗石制成的巨舟，
不顧无边无际的紛亂和艱苦，
迎着大雷雨昂然揚開自己的帆篷。
你掀起了一陣巨風，
在奴隸制度的滔滔浪濤之中，
迎着水手們的呼聲雷動，
把旗張開，讓它飄揚在天空！

勇敢者的莊嚴的戰場，
自由的保護神的聖象，
你把拳頭緊握在劍柄上，
微笑着把目光投向平原的上空：
“從四面八方滾下來吧，
老爺們！我就站在你們面前！！！”
你笑了……這是一個山岳的笑顏！
你的譏諷……象一只虎狼一樣勇猛！……

讓那些色中餓鬼的太監，
歌頌國王們大理石的宮殿；
讓他們吻着自己身上的鎖鏈，
因為他們帶着它不敢拋棄……

但我却歌頌你的美丽和魁梧，
啊，衣不蔽体的女猎手！……
你的腿上紧紧地系住
一幅棕红色的豹皮。

黑女郎啊！你黝黑的胸脯，
从来不让不洁的人亲吻接触！
你为了保持洁净坚强而把它细心保护，
准备接迎高尚纯洁的爱神……
黑皮肤的蛮荒的狄安娜^①，
你安详地守候在叶丛底下，
静听着微风传来的句句喊话，
说话的正是你那威严的猎人！……

你好，骁勇善战的女将！
在杂草丛生的嶙峋岩石上，
四面响着瀑布潺潺的声响，
但你却懂得喝水和战斗……
你好！屹立在山岭中的窝巢，
在里面，山鹰……还有那强盗
正在勇敢无畏的美梦中睡觉！……
还有那自由……和那美洲豹！……

1870年8月，圣塔·伊莎贝尔庄园。

① 狄安娜(Diana)：罗马神话中的女猎神。

再見，我的詩歌！

1

再見，我的詩歌！ 是出發的時候了……
人群的海洋正在汹涌奔騰。
暴风雨的兒子，雷閃的兄弟，
請向狂風發出你的喊聲。

冬天包裹在霜雪的斗篷里，
那邊生長的爱情的玫瑰在雕萎……
候鳥啊，飛翔吧，告訴世人，
神聖的自由之春已經返回。

要出發了，要向地平綫上的遠方，
發出哨兵的漫遊四方的呼聲。
光明啊，挺起身子來！——明星給人民，
——殞落的彗星給昏庸暴君。

再見，我的詩歌！ 在汹涌的廣場上，
雄壯的戰鬥号角在吼叫。

雄鷹啊，也許你的翅膀被撕成碎片，
旗幟啊，也許你會被槍彈打掉。

但是你是不在乎的，在筵席上，
你沒有穿上逸樂淫佚的長袍；
你驕傲的前額上沒有戴上桂冠，
你也一定會拋棄紙醉金迷的冕帽。

你是一個自由的種族的後裔，
你穿起了古老的頭盔和甲冑，
騎上了在溪谷中馳騁的戰馬，
等待着号角吹起戰鬥的號召。

夢想榮耀的人們，時機到了，
鬥爭啊……鬥爭是一個命定的熔爐，
熔煉着用來鑄銅象的青銅，
未來世紀的人們會用手來把象塑出……

出發吧，請向四面八方放開，
詩人的充滿信仰的靈魂！……
光明啊，挺起身來！——明星給人民
——殞落的彗星給昏庸暴君。

有許多童貞女被劊子手的魔手，
拖着辮子硬拉到污濁的淫窩；

有許多老年人弯下了腰，
有許多兒童的笑容橫遭杀戮。

你对童貞女說吧：——我的妹妹，等着，
我已經远远看見了未來的鴿子。

你对老年人說：——我的父亲，把那个
压得你走不动的負擔交給我我背……

給每一个搖籃带来信仰吧，
給每一座坟墓带来眼泪和哭声，
在空空的搖籃里，在夷平的墓地上，
我的詩歌啊，穷人的兄弟，你将永生。

你悬在两个深渊之中，
額头对着太空，脚踏着大地，
把上帝的祝福帶給囚徒吧，
把囚徒的呼声帶上去給上帝！

2

我知道，在远方，在廣場上，
人群的波涛在沸騰往返，
它有时候是头枷，
只有很少时候是祭坛……
它嘲笑認真的詩人歌手，

不管他正处在生活的丛林里头
俯首倾听风声里的细语，
它还发出仇恨和耻笑，
来对待卵中的乌托邦之鸟，
不管孵卵的正是前程万里的鸿鹄。

我知道，仇恨、自私，
虚伪、野心，
无丝毫亮光的洞窟中
产生出来的黑暗魂灵，
对进步事物置若罔闻的心胸，
对景物紧闭起来的眼瞳，
对光明紧闭起来的视线，
都对准了孤独的诗人，
把石头朝着骷髅地扔，
向十字架连声发出辱骂秽言。

我知道，犹太法学者、法利赛人，
他们把基督送上了绞架，
把伽利略送上了火刑柱，
这批狂妄不逊的伪善道学家，
是一小股黑烟从一团烈火当中升起，
是时代在前进中脚下经常带着的
暗黑而又佝偻的一个阴影；
他们是在地狱中生根成长的树干，

永恒不变地从空中籠罩着尘寰，
無論在哪一个世紀都是这样的情形。

他們在伯沙撒的筵席^①上縱情玩乐，
醉得东歪西倒有气无力地說：
“那个家伙多么不識时务，
竟然在那嗚咽的幼发拉底河边唱歌？
預告有祸了的先知別再呻吟，
快把你那个替囚徒說話的七弦琴
挂到柳树輕垂的树枝梢，
或者采集一些安納克雷翁特的蔷薇花，
一面在堂皇軒昂的額头上堆砌悬挂，
一面歌頌爱情和贊美創造！……”

是的！歌頌原野，歌頌林莽，
歌頌黄昏、暗影和亮光；
讓詩人自己獷野的灵魂，
同成群的蓝蝴蝶一起自由奔放；
听着呼呼作响的陣风，
撫摸沙沙顫抖的树丛，
好象撫摸一个跳动着的心胸；
越过草丛中透迤的羊腸小径，
沿着凶野的美洲豹的足迹，

① 伯沙撒(Baltasar)：《聖經》上的巴比倫末代国王。

穿过人迹罕至的藤蘿掩映的岩洞……

这当然很爽快……我难道沒有多次
歌頌过大地，歌頌过蒼天，
歌頌过宇宙——上帝在太空里
亲手写出的一部《聖經》宝典？
我难道沒有多次在高山上
伴和着瀑布飞泉的歌唱，
一面高声唱出我的声音，
一面傾听着那凄切的預言，
在呼呼的疾风和滔滔的水波里面，
透过漫漫的黑夜不住地呻吟？！……

我也曾經爱过鮮花，
爱过女人，爱过黎明，
也爱过那在夕阳的微温之下
伤心地痛哭的鐘的身影。
我曾依恋地听到过那提琴，
以它的音响来安慰林原居民，
讓他在家里的火爐旁养神；
我爱过美丽动人的山乡少女，
她唱着柔和的蒂拉納舞曲，
度过月明之夜美好的时辰。

童年的时光已經飞逝，

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完全改变。

那些城市的阵阵声响

有一天经过了我的心田。

思想在响，槌子在响，

劳动的独眼巨人正在忙，

制造着太阳的朝霞。

人民象一个汹涌的海洋，

他们的武器就是思想，

真理就是他们的灯塔。

个人是在人民海洋里

诞生的一个波澜；

他应该推动人们的心灵，

他应该寻找一处岸滩。

啊，在考验的日子里，

一个诗人如果临阵畏敌，

这个冒牌诗人应被人人责贬！

诗人也不应把粗陋的抑扬格拿来

同酒神颂诗的葡萄藤杖一块

混杂在哀伤的诗赋里面！……

“劳动吧！”——暗影中响着

上帝口中宏亮的声音！

“胳膊啊！你们对着大地吧，

额头啊！你们要对着天上的星星！”

詩人、學者、蠻荒的豪強，
你們是那艘文明的大船上的
一群聖潔的海員！
水手啊——爬上那高高的船桅，
舵手啊——看准星宿的方位，
了望員啊——注視着大霧的前沿！”

在橫桅索上，在小桅上，
黑暗的暴風雨在怒吼。
在船的后甲板上，
呼聲出自無辜囚徒的口。
我看見那些胆小畏縮的水手，
由於害怕可怖的死亡的浪頭，
竟把自己的同胞手足推開。
我就喊叫：“我的詩歌啊，飛吧，
遠處有陸地呀！船頭前方有陸地呀！……
我看見了陸地，它就是未來！……”

3

我的不眠之夜的好伙伴，
你陪我睡眠惺忪地守護着青春的幸福，
你是第一片綠葉，長在生命之樹上，
你是宣告晨曦來臨的星宿，
你是我的愛之豎琴上一個脫落的聲響，

你是从我胸前蒸发出的夜露，
是该出发的时候了……飞吧，我的诗歌，
我多少次在你身上涕泗滂沱。

你曾经是一颗明亮的黄昏星，
照耀着世外桃源里山岩地带的牧人！
你曾经是一只飞鸟，在我胸前歇停，
一面听我的私语一面把身体烘温。
但是今天刮起的狂风多么凶狠狰狞，
横扫着林莽，在岩石上吹了一阵又一阵。
到处流浪的雄鹰啊，你无处为家，
就让你跟着不幸的风随处飘浮吧。

我喜欢你这样。你在人世上的前途
就是做劳动着的奴隶的兄弟，
就是在他的髑髅地的十字架旁痛哭，
就是公然与花天酒地的老爷为敌……
如果你还活着，你就继续走你的航路，
万一你死了倒在裹尸布里，
你啊，丛林中的蛮荒英雄，
你会在雷电里得到欢乐的歌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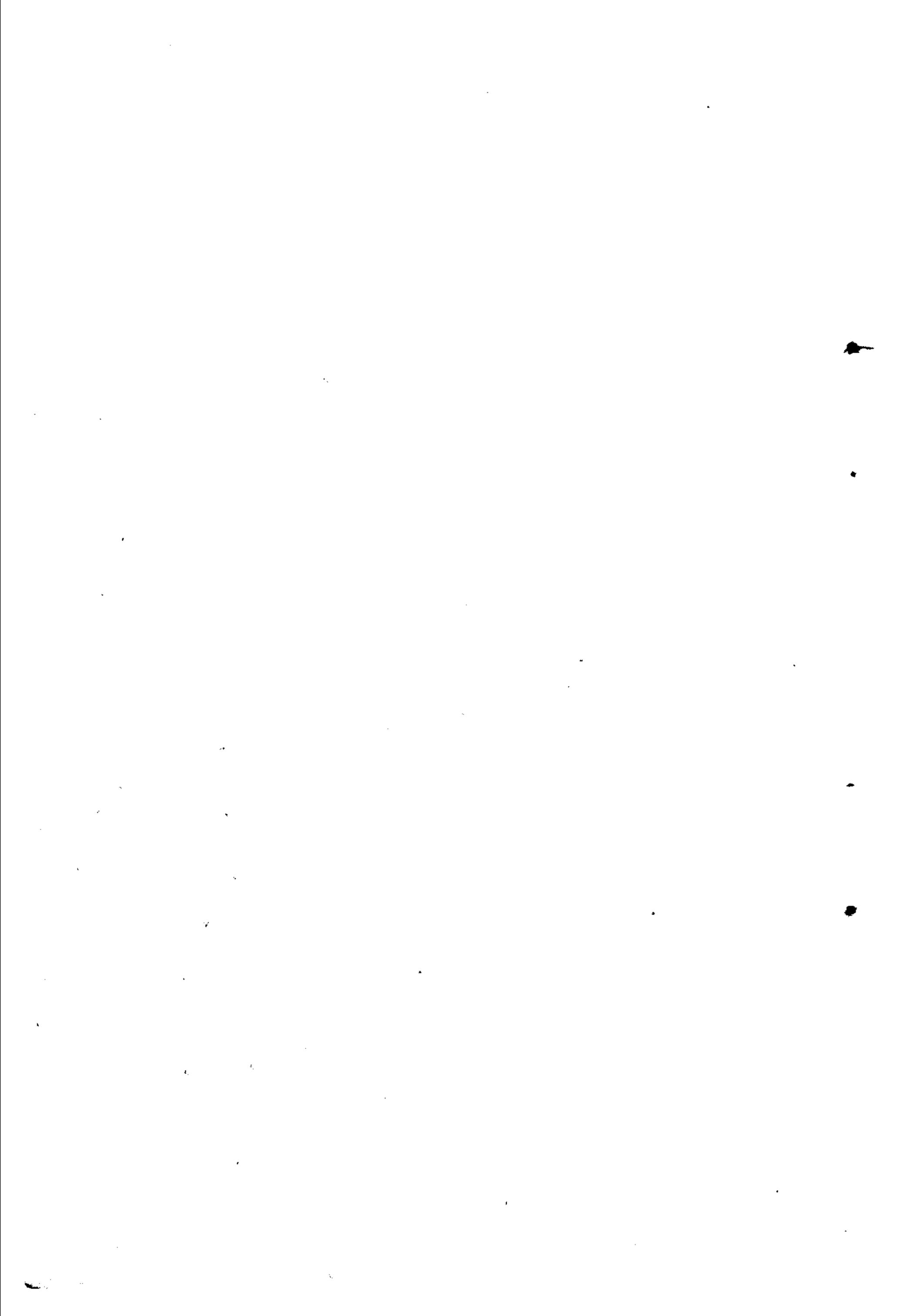
一队可怜的、流浪的骆驼队，
为了寻找那个穆斯林的城市，
去朝觐耶稣坟墓的大片瓦砾堆，

路上迷了途在茫茫一片的沙漠里，
一面看到太阳正在远方灌木丛后隐退，
一面又想到永远神圣的耶路撒冷，
他们就死得愉快，毫不后悔，
因为他们的白骨留在路上成了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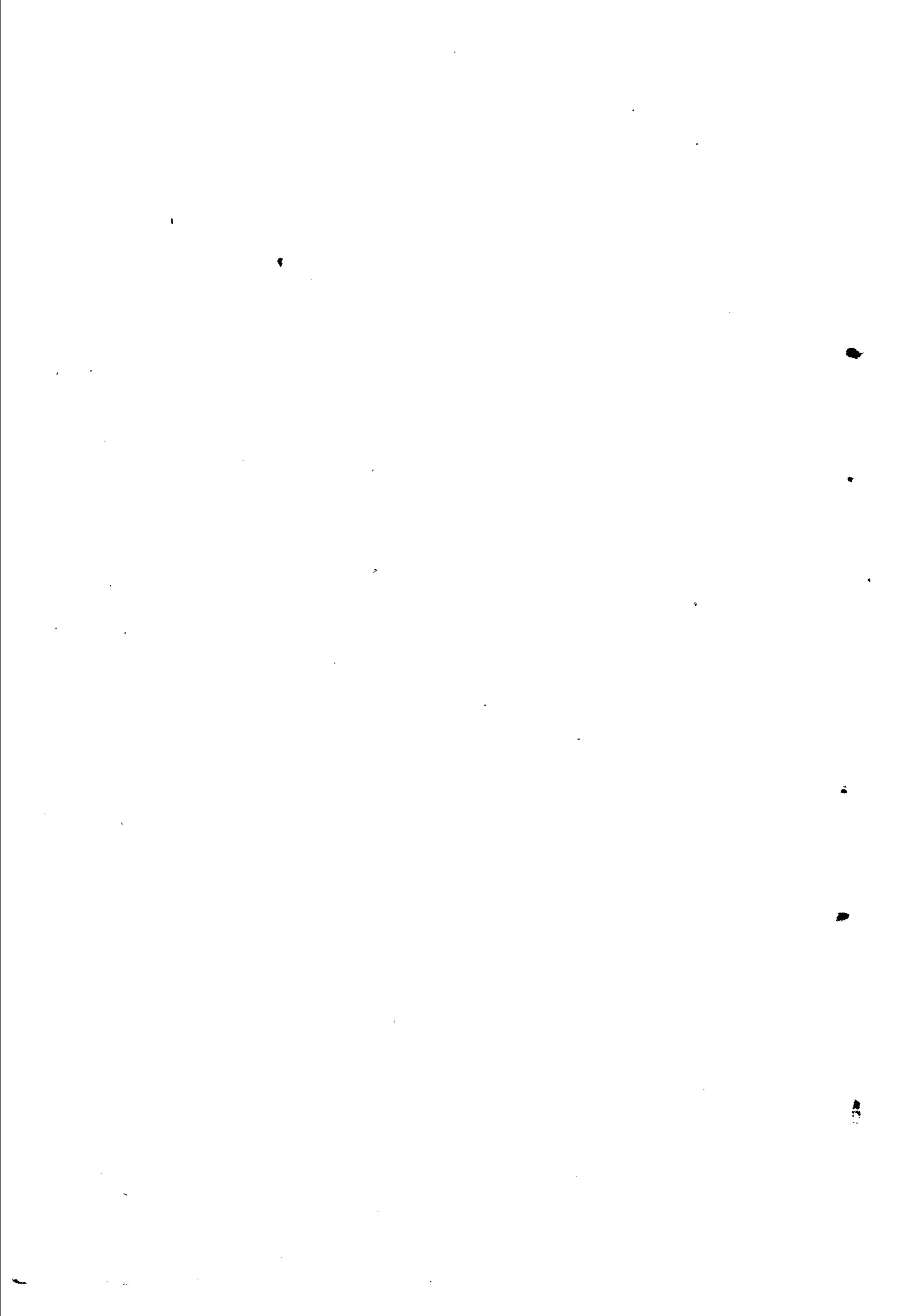
縱令那些凶狠猙獰的魔寇，
虛偽、无廉耻，不洁的淫棍，
縱令他們能折断你巨人般的头，
縱令他們能把你的盔甲碎为齏粉，
你也可以把你的鐵手套遺留在身后，
撿起它的定将是下一代的人們……
不过不会的……請你相信未来和青春的力量，
它是自由之天的灿烂的太阳。

歌唱吧，热带地区太阳的兒郎，
这里有的是軒昂高峻的山岭！
把你那忧伤的、尖声的号角吹响，
你已經学会了用它来吹出你的吼声！
起来吧——走出今日醉生梦死的宴乐場，
起来吧——走出昨天阴森森的坟丛，
鉄的声音啊！把人們伟大的灵魂喚醒，
从南方到北方……从海洋到安第斯山頂！……

1865年，累西腓。



散詩選譯



我們愛吧！

黑夫人

在这一块土地上，
人們在黃昏時搭帳篷，
你不要求什麼愉快舒暢，
有了愛情你就要滿足心腸！

在這個虛幻無常的世界，
我，我喜愛我的苦痛，
只要我的眼淚也能使你悲愴，
只要我的幻覺也是你的迷夢。

——雨果

為什麼你來遲了，我的天使？哦！跟我來。
我將是你的，你將是我的……最溫暖的夏蓋
就是愛情的帳篷！
遠處的暴風雨在震撼着山岩……
在這裡，迎着漫遊四方的諧音，
人們熟睡在鮮花中。

当暴雨淋湿了朝圣者的身体，
当狂风向四面八方呼呼冲击，
 并打上了他的脸，
当三更半夜，在嶙峋的岩石上，
心房被擦损，手指头受了伤，
 疼痛一阵阵地出现……

这时候爱情的大门半掩半开，
它是在不稳定的原野当中屹立的陋舍，
 让人们在里面躲避台风……
热情的嘴唇就是烈火熊熊的壁炉，
秀发象水流一样蜿蜒流出，
 这就是激情的斗篷。

啊！爱就是生活……就是从这种神圣的爱情当中
——从这杯笑声、热吻和眼泪当中
 啜饮长久的甘露……
就是在同一张床褥上歌唱着入眠……
就是在长吻中从睡梦睁眼……
 就是在怀抱中战胜死的恐怖。

啊！爱就是做上帝！……就是自豪地看看
蔚蓝色的天空、闪闪的群星、无边的海洋，
 并对它们说：你们都是我的！

就是使得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大七弦琴，
就是对时间说：不……你只是个幻影，
等着我，我才是上帝！

我们爱吧！如果你受苦，我会流眼泪，
我会在地上流下滔滔不绝的亮晶晶的泪水，
就象一个兄弟一样痛哭。

我一定会用我的热吻来揩乾你的眼睛，
你将会听到飞鸟和心灵
轻声发出甜蜜的呼唤。

然后……我将会把你紧贴我的胸膛，
守望着你——你熟睡在床铺上，
好象祭坛上的灯火。

我将唱着感伤的歌声安撫你入睡，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安撫我入睡
也永远唱着这一首摇篮歌。

我们爱吧！我的灵魂里为你准备着
吻、眼泪、微笑、棕榈叶、恋歌……
还有一个爱的深渊……

一个姊妹的微笑、母性的泪滴，
恋人的热吻、永恒无尽的颂诗，
还有歌手的怀恋。

啊！我恨不得我們秘密地相会在一起，
在一起，紧紧在一起……发出羞怯的叹息，

象踏进天堂的人一样颤动，

我恨不得拨弄你那如云的鬃发，
吻你的颊子……啊！我的恋人呀！

請給我打开你的心胸。

我願看到你那黄金般灿烂的目光
溶化在火热的昏迷的爱乡，

盯着……盯着我身上。

我願看到你那浪涛起伏的胸脯，
娇喘地迎着爱情的微风的吹拂……

好象一片錦緞的海洋……

你不要再迟疑了……忘掉一切吧……

我們爱吧，因为爱是一面神圣的盾甲，

爱就是不受折磨。

我不能是別人的……你是我的，
既然上帝把两个灵魂結合在伊甸园^①里，

他們就應該一起生活。

我的上帝！……只有我才能够理解

你崇高的灵魂的声音是多么和諧……

① 据《聖經》传说，上帝創造了亚当、夏娃，讓他們居住在伊甸园里。

你心里藏着什么样的旋律。
来吧！我将是你的诗人，你的情人……
我们要进入激情圣殿的大门，
在热狂的床褥上入梦。

1866年7月，果西腓。

人民当权

当广场上到处都响彻
人民崇高的吼声……
一道闪光照亮了黑夜，
基督吓倒了刽子手……
石子路上站着一个人，
披头散发，光身挺立，
一脚踏着巷战的障碍物，
他在罗马就是卡冬或马里乌①，
他在髑髅地上就是耶稣，
他是加里波的②或是科苏特。

广场！广场属于人民，
犹如天空之属于山鹰，

① 卡冬(Catão, 公元前234—149年):古罗马民政官,以廉洁朴素著称,曾屡次力图限制罗马荒淫的奢侈生活。马里乌(Mário, 公元前156—86年):古罗马将领,曾被敌人俘虏,判处死刑,行刑的兵士听到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就怕得把剑扔掉逃走。

② 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年):意大利爱国志士,意大利民族革命领导者。

它是一个洞穴讓自由停歇，
在此用自己的体温孵出英豪。
老爷！……你喜欢广场嗎？
大众的苦难大到无以复加，
他們自己除了街头一无所有……
誰也不会夺去你的城堡，
你的琼楼玉宇又是这样美好，
何妨把空地留給安泰供他战斗？

在酷刑中，在火堆中，
在宗教裁判法庭的火炬上，
烙鉄在皮肉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然而人們发出的哀号还在震响。
好吧……在这个污褻的时辰里，
我們被迫喝了毒芹汁，
在临死的窒息中輾轉呻吟，
讓我們发出一个呼喊，
讓呼声冲出地上的尘寰，
也許能冲到蒼天把上帝喚醒。

发言权！你們夺去了它，
你們从大众的嘴巴上夺去了发言权，
老爷們，你們竟命令熔化的岩漿，
不要冒出火山的頂端。
这是多可耻！啊，古羅馬的城牆，

啊，汪多姆城^①的晨光，
啊，千百英雄豪杰的家乡，
告诉我们吧，石头的城市，
自由究竟在哪里
迎着未来的黎明成长？

告诉我们，革拉古兄弟们的声音，
究竟在什么地方被当权者的右手压倒？
究竟国王的脚在什么地方
践踏护民官那件庄严的长袍？
说吧，轩昂高傲的英吉利，
告诉你这位身处南天的小兄弟：
你的那些护民官如今安在？
你要把他们收藏在广阔的胸怀，
而不要关在监牢的污泥里。

但是这个民族已经死掉，
象一个冰冷可怕的尸体一样，
静静地躺在巨大的暗影之中。
你们啊，你们仍然感到
她那微弱的脉搏在跳，
在阵阵剧烈的痉挛中挣扎……
但你们仍然不肯让她发狂的儿子
叫喊一声：“妈妈啊，在我们的心房上

^① 汪多姆(Vendome)，法国的一个城市。

安息吧，安息一會兒吧。”

但这是办不到的……人們的权利
并不是能齐刀切割的牧草。
縱令用高头大馬的鉄蹄，
也不能讓罪行法外逍遙……
啊！九月并不很多①！
人民正在受着政府折磨，
被鞭打的四肢痛得象火烧，
这个时刻十分不幸，
因为滿身血斑的人民
已經說：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好吧！我們在迈步
走向未来的晨曦，
我們肩上背着十字架，
拾級登上髑髏地，
在这漆黑一团的今天，
我們却深信明日已在眼前，
到时候幸福的黎明就要来到，
象拉奥孔②慷慨捐躯一样，

① 这是指朗誦这詩的时候(1866年9月)，警察騎兵正在驅散累西腓的一个共和派学生集会。

② 拉奥孔(Laocönte)：荷馬史詩《伊利亚特》中特洛亚城的祭司，由于猜破了希腊人的木馬計，触神怒，与其子一同被蛇絞死。

我們也滿載榮耀走向死亡，
我們臨死的眼睛也向前方遠眺。

美洲大地上的兄弟姐妹，
十字架土地的兒女，
昂起你們高傲的前額，
喝飲那光明的河渠……
啊！軒昂雄壯的民眾，
你們是我們的老卡冬
遺留下來的舊族的新裔，
人民啊，提出你們的抗議宣言，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在各國面前，
向國王們的寶座提出的抗議。

1866年。

一个保守分子的话

(关于一个捣乱分子)

(取义于雨果)

究竟是不是做梦？……以后你们再告诉我……
一个人，是个希腊人，是生在波斯，还是住在中国^①，
还是个犹太人？……我不知道……我只记得
他是一个真正的、严肃的人，他又是
维护秩序的政党的党员……

当时他讲：

“对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吹牛大王，
依法判处死刑是完全天公地道的……
现存的秩序和圣上的权威，
必须得到保护……这些道理今天谁也不能反驳。
况且，制定法律正是为了能够执法如山……
世界上的确有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
为了维护它，应该不惜出动断头台。”

① 作者写这首诗时，中国还是封建帝国。

“这个革新家到处大肆宣扬，
爱与进步的哲学……历史……空想！
嘲笑我们所敬爱的古老的圣教。
在他这样的人看来，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
全世界尊崇的东西他们却从来不肯尊崇……”

“为了向老百姓灌输形迹可疑的学说，
他走遍了三教九流下贱的酒窟，
专找牧牛人和渔夫、生性凶恶的流氓，
不名一文、肮脏不堪的下贱百姓……
他就在这样的人当中登坛讲课，
但却从不向殷实富有的人们说话，
也从不找学者们、名人们和老实的银行家。”

“他鼓动群众造反……手指指着天空
就能治好病人和伤者，
这违反了法律的条文。”

可怕的事还不止于此……

他还使死人复活……这个可恶的骗子手，
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冒充各种各样的身份，
一回儿漫游在田野，一回儿又漫游在城市，
人们听到他说：‘你们可以跟着我！’

“那么，你说呀，先生。这难道不等于
在同胞当中挑起一场内战吗？”

他引領了一大批面目可憎的異教徒，
他們為了追隨他的蹤跡而睡在洞穴里：
一個是跛子，另一個的眼睛上貼了膏藥，
一個是聾子，另一個混身到處是膿泡。

“一看到這個騙子帶着他的隨從前來，
凡是正經人都感到不屑一顧而躲進了家里……
有一天……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在一次過節時……他竟然凶莽地用鞭子打人！
並且十分粗暴無禮地動手把人趕走。

“一面大聲呼叫，一面驅逐那些殷實的商販，
他們原來賣的是飛禽、野鳥、鮮花，
還有其他的東西，連祭司們也允許他們賣，
並且從售品當中抽取出一部分。

“一個品行不端的女人追隨着他的蹤跡。
他到處演講，動搖人們的家庭，
動搖神聖的宗教和社會，
破壞道德和財產。

“人民追隨着他，田地荒廢無人耕種莊稼。
他太胆大包天了……他的咒罵
甚至罵到了有錢人身上！……

同時又鼓動窮人造反。

“他老是說，老是說，普天之下一切的人，
都是兄弟，都是平等的……沒有上等人，
沒有大人物和小人物，沒有农奴和老谷，
劳动的果实是公有的……

甚至妄行詆毀祭司們！……

“您看，您看，先生，这个家伙罵天罵地。
而这一切都是在大街上說的，
听的是一群面目可憎、粗暴齷齪、衣不蔽体的乱民。
必須加以制止，律有明刑……
于是，他就被釘在十字架上……”

听到了这样的話

說得这样簡單明了，腔調又这样动人……
我就吃惊地叫喊：“但是，先生，您是誰呀？”
他回答我說：“應該懲一儆百；

我叫做艾利薩，我是圣殿的文士……”

“那么你講的是誰呀？……告訴我……是誰？”

“我的天啊！就是这个賤骨头……拿撒勒人耶穌。”

1868年8月1日，圣保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

作者 = 亦潜译

页数 = 130

SS号 = 11151515

出版日期 = 1959年04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次

前言

《浮沫集》选译

希伯来女郎
救济穷人就是献给上帝
幽灵与歌曲
爱情的船夫
在山毛榉的阴影下
彼得罗·伊沃
晚安
给一个外国女郎
七月二日颂歌
客人

《奴隶集》选译

世纪

私语

黑人匪徒
先知
海上的悲剧
露茜亚
非洲的呼声
向帕尔马里斯致敬
再见，我的诗歌！

散诗选译

我们爱巴！
人民当权
一个保守分子的话